養一齋文集

養一齋文集卷第十四

武進李兆洛

行狀

先府君行述

府君諱徵蘭字瀫廷一字茀亭系本瑯邪王氏宋沂國文正公之裔世居江蘇常州府無錫縣之夾山前明萬歷時六世祖愼吾府君諱本成幼孤播遷育于武進耐川李氏遂冒李姓愼吾府君生存素府君諱應楨存素府君生明之府君諱孟智是爲府君之曾祖考始定居

縣東北大箏鄉三河口雍正二年析武進置陽湖縣遂
爲陽湖縣人祖考樸齋府君諱文騏考惕齋府君諱衍
曾貤贈奉直大夫妣高氏生母周氏俱貤贈宜人先大
母高宜人之歸也不育先大父納庶祖母黃氏生長姑
繼又納周宜人生府君府君未生時先大父以無子禱
于神夜夢神授以三子并告之名比覺則止憶其季孜
周宜人連産兩姑乃生府君遂以其名名之時先大父
年三十有六矣自高曾以下代爲素門治家以嚴閨門
肅若朝典爲鄉里鑒先大父雖以舉子稍遲鍾愛府君

而義方之教無不備所延者皆嚴師府君爲學鈍敏文章多自出已見不爲依傍弱冠即見推朋儕中先大父樂之務求吾毋

誥贈太宜人奚太宜人來歸甲申府君入邑庠應鄉試三薦不中處之怡然曰下場是秀才分耳癸卯先大父惕齋府君棄養辛亥高宜人棄養乙卯周宜人棄養府君稚細謹事大父母尤周愼其侍疾也方劑之進退藥物之炮製衣服之加減飲食之遲早皆以身消息之仍遭大故積勞氿加以哀毀思慕常沒喪不忘精氣遂

莫歲戊午府君猶率不孝等赴江寧鄉試比畢三場府君歎曰吾乃今始知老也遂絕意焉爲文章絕喜人譏彈嘗曰吾于作文深得力于山晝昔與山晝讀書惜字院每成一藝輒質之有不當卽易稿每至五六易稿未已必當其意乃止山晝周眘山先生也府君性方嚴飲食作息皆有程度而隨事精覈無不入微造次所處凡書冊器皿必安置端整几案間無纖埃居宅內外下至圈栅圊廁場畦樹植無不條理秩秩曰此如吾心欲其整齊不整齊則亂邪譌之名古人所惡之兆于亂乎至

如禾麥蔬菰某地宜某種每畝之種幾何糞壤幾何人力幾何如其度如其時則費省而收倍違之即否雖老農老圃自謂不如也米鹽凌襍之務無不如是爨升米用水若干夏即然薪若干冬當若干得飯若干皆銖黍不爽操作者常以是程之曰吾家幸給饘粥豈復惜此特欲令知其艱難且使子婦皆知之暴殄固不可安享亦豈所宜或為婢僕欺弄尤無謂也子女無長幼書數紡織針黹日有所課童奴小婢洒埽奔走之暇亦皆課之常曰人不可閒閒則妄想生妄想必妄動妄動即生

事矣不妄想妄動必睡臥飽食而臥鮮不病者居恒自課某刻理家事某刻讀書某刻作字非入城及疾病不輟府君體氣素壯精神過人早作而夜息常以身先人終身如一日能劇飲朋舊集聚促坐談笑盡三四斗竟夜不倦丙午歲先妣奚太宜人棄不孝等時康齡年二十兆洛年十八方就外傅懵不識世事府君既失內助益勞勩已酉歲爲不孝等授室命之曰讀書進取當及少壯時爾等雖授室然吾氣力幸尚可支不欲以家事分爾等心但勅兩婦勤治井臼料量米鹽一依爾母法

度足矣康齡赴順天鄉試留京師前後七載迄無所就念府君年已就衰兆洛又課徒家塾無爲府君分憂者即于乙卯冬馳歸而府君仍督之從學不令與家事庚申八月府君突因嘔惡遂病肝逆沉臥兩月餘始痊血氣大減遂以家事授康齡然一切鉤較猶自督課焉甲子兆洛倖捷江寧鄉試乙丑成進士蒙

恩改翰林院庶吉士以其冬乞假歸省府君曰無以是爲遂汝知吾祖父以來讀書勤苦乎將食祖父之福抑將驟祖父之緒俱視汝矣因慨然太息丁卯兆洛入館

肄業戊辰散館朝考一二等引見奉
旨以知縣用以不習吏治畏不敢就稟于府君府君曰
皆
國恩也能與否姑効其才顧擇官乎遂謁選得鳳臺縣
十二月到官恭逢
皇上五旬萬壽覃恩加三級
誥封府君奉直大夫妣奚氏贈太宜人而府君復于是
冬病肝劇益不支矣先曾祖樸齋府君兄弟五人樸齋
府君行二季曰玉繩府君諱文騄餘房析居後或無嗣

或式微惟玉繩府君之後比屋居府君與先伯父畱蓉
府君雖再從兄弟而情若手足畱蓉府君之子寶琮寶
璐與不孝等輩作輩學入同師出同友府君與畱蓉府
君亦志其爲若子若姪也寶琮寶璐次第入邑庠寶琮
戊辰鄉試中式府君喜溢顏色時兆洛候選留京師府
君與書曰錦程獲雋稍慰吾心是吾家先澤之均也蓋
自愼吾府君以下雖經五傳而見丁不滿二十人府君
又寡兄弟故府君于族兄弟從兄弟及女兄弟尤篤厚
長姑適太學生錢鴛鰲公鴛鰲公早世遺孤三人家業

日落炎姑適邑庠生秦扶蒼公亦早世無子三姑適太學生趙連城公有甥浦連城公殁浦繼玆復無子府君旣致錢氏幼甥于家爲秦氏姑立嗣子而趙氏近支昭穆無相當者乃求其遠族而立之皆留于家而課之爲之婚及故人子弟之孤寒亦皆致之而延師敎之其遇之也若親弟子然有過不少假有小善卽稱之往往發言流涕卒皆隨其才之小大各有所成就遇物謙謹或時時面折人過而終身未嘗有忿爭兆洛嘗侍府君飲友人所坐客某齒幼而好狎侮兆洛被酒輒呼之曰某

公府君色不怡罷酒府君跪兆洛于床下而數之曰若與而父坐卽而父行也乃敢妄慢若此痛責之尤愼交遊所友如張槐庭周春山高藕灣黃耑孩諸先生皆邑之砥礪名節者也相好各數十年久而愈敬凡出入邑中從容論議風采可觀後生末學皆規引以爲法焉語必以誠卽尋常酬應無片言輕慢其聽人言也亦然隔數年覆之不失一字或以事相咨必悉詢其委曲而爲之畫嘗曰聞一疑難事而吾所畫未當輒終夕不安枕非徒悉諉人事卽易地而處亦必當有安排之法耳好

施予樂成人之善如修橋梁治道路施茶施藥及表章節義排解爭訟多不可勝紀緩急告貸必量力以副之不能償時時折券戚黨之待而舉火者十餘家久而相安亦不見德乾隆丙午歲邑大祲長吏勸捐府君立捐千金而請無以輸官而自賑里之貧者以所居之鄰圖爲限計所居圖前後里落凡數千家府君悉召其里耆戶目公報其鄰族之戶分極次爲數等通若干戶若干口計至明歲麥熟之日爲日若干以千金分若干口若干日口每日當給錢若干因籍其名數十日一遣人周

給之道殣相望吾鄉之人安如也嘉慶丁卯祲亦如之又爲經紀預備率數人爲倡斜錢二百緡權其息歲貯穀爲久遠計其法皆可施于政治兆洛竊祿以後時時詢問風土丁甯指示手書遺墨班班具在乃不能仰承府君之意致天降罪罰奪其所怙嗚呼痛哉府君素喜啜粥粥屑米爲糊加米少許瀹之每歠必盡升許且暮皆然意有不適輒竟日歠粥常語人曰歠粥甚有益能利濕理脾勝服藥也後遂一日不可間三四十年來常如此復喜飲茶亦專取味厚因嗜成癖蓋陰受其病矣

服食法以少飲水爲養生之要淪粥水氣勝穀氣脾中久停水濕氣四溢土不生金則肺不肅而爲喻噎金不制木則肝乘之而爲脹逆戊辰冬病狀似霍亂繼遂患脾泄久而不差後雖小止恒苦舌無味小啖物輒厭口多痰沫舌本不利緜延二三年壬申冬忽似眩暈頓蹉跌兩足遂痺不能舉漸至不起此皆不孝等侍奉無狀不能弭診于未形以致斯也兆洛既之官屢欲迎府君來署侍養皆以病不果壬申冬聞府君病即日請急假歸省侍顏色者二十五日見府君腿足雖已成疾而視

聽不衰飲啖雖減尙不至過少意謂入春夏當漸差因
還安徽捉筆交替刻日歸侍詎意仍見羈留竟成終天
之訣耶孽由自已天地所不能赦尙何言耶嗚呼痛哉
府君生于乾隆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卒於嘉慶十九年
四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二先妣氏奚同里歲貢生候選
儒學訓導蕉峯公諱賓之第三女也不孝康齡太學生
娶趙氏江陰太學生名貴權女兆洛前翰林院庶吉士
安徽鳳臺縣知縣娶路氏宜興縣庠生諱復然女女子
子三人長適汪焯候選州同知諱楫子次適殷思鑛候

選州同知名塽子次適路同戊即復然子孫三人頊邑
庠生康齡出娶錢氏乾隆庚寅
恩科舉人河南舞陽縣知縣諱逅女顯顧兆洛出勸聘
吳氏吳江吳育女女孫一人適陸佑麟邑庠生名恩應
子兆洛出曾孫男一人岳生頊出不孝等醜顏視息不
敢即死大懼廢府君之行不著則罪戾滋重謹致泚筆
舐墨畧述萬一伏冀大人君子垂采覽焉

伯兄五初先生行述

吾家本無錫夾山王氏明萬歷中愼吾公以姻親育于

武進輞川李氏冒李姓至吾祖五世吾祖
貤贈奉直大夫惕齋府君諱衍曾吾父
誥封奉直大夫茀亭府君諱徵蘭世以篤行修學發聞
于鄉里吾母
誥封宜人奚宜人外祖歲貢生候選訓導蕉峯公諱賓
吾母初舉長兄庚踰歲而殤繼育適汪氏女兄又次始
誕兄故吾祖鍾愛焉始入塾卽英敏七八歲吾祖以詩
句使屬對出語如成人吾祖喜甚手輯尙書集解課之
讀又輯周易便蒙爲之講解十四歲應童子試踔然出

于人矣三試于學使輒見擯二十而吾母棄養時兄弟姊妹凡五人幼者纔三歲吾父內顧汲汲不暇兄實能率導和撫寬吾父憂己酉娶吾嫂趙氏未彌月而從從舅氏企康赴京師蓋兄以屢挫小試發憤入國子監試順天以冀得一當試仍黜庚戌冬旋里省侍壬子仍就試京師再薦再黜乙卯場後遂出都時吾父丁大母憂精神頓委苶故促歸爲持家計而吾父仍督以力學戊午率之同赴江寧鄉試皆報罷時家政雖操于吾父而一切錢穀米鹽賓客酬對皆吾兄肩之事畢然後關白

無不當吾父意者自是吾兄亦不得專意誦讀矣庚申辛酉連試仍蹷甲子兆洛倖與鄉舉兄爲色喜計偕入都自行李什器衣服飲食逆旅所需京邸所需無不爲之曲折籌備而又諄諄教語之乙丑兆洛倖邀館選秋中告假歸相聚甚樂時吾父已衰邁家事兄盡任之而家計已日落支持門戸入不供出戊辰兆洛散館得知縣授安徽之鳳臺迎吾父侍養以艱于旅行不果己巳春兄來視兆洛于鳳臺留一月見縣事頗治喜之又慮遇事輕率戒之曰有事勿畏事無事勿造事視大事如

小事是汝所易視小事如大事是汝所難兆洛敬佩斯言而不能自克終以致累幸而獲濟未嘗不念吾兄之先見也壬申冬吾父患偏中吾兄獨侍養節適寢興坐卧伺寒煖察飢飽調藥物纖悉曲中以故病雖劇而神明不傷兆洛聞信請急假歸侍一月復還鳳臺擬刻日畢交替而歸爲當事所齮齕不得請至甲戌四月而吾父背棄矣飾終之事附身附棺周慎無悔皆吾兄一人任之也丙子春兆洛始克歸里相持慟哭吾兄數年來哀毀迫戚之中撐搘家事竭蹷支拄面目憔悴幾于不

可識傷哉其年冬與吾父之殯訖以官事未了仍游安徽雖歲必一歸而開眉敘心不過月許繼又游粵東游揚州在家之日常少己卯兄子頪得捷順天鄉試癸未江陰延兆洛主暨陽書院講席欣然就之兆洛與兄少而形影不相離坐同席卧同榻學同塾忘其爲歡也自己酉以後或出或處彼此更迭閱月逾時輒心神黯然故去官之後絕意仕進將重理故業開門講授得朝夕聯對兄子壐壐進取頭角日露兄孫岳生復幼慧能承歡江陰距里門咫尺可常常相見與家塾無異也自爾

以來六年于茲每遇佳時令節無不銜杯促坐列子姓相慰勉自謂此樂未央可長其相保天乎天乎亦何恡而遽奪之耶去年深秋兄患脾泄者累月治之而痊冬間常苦氣逆中夜必起坐雖不自覺其苦然因此感寒而欬治之亦旋愈今年正月三日以兆洛年六十治酒集子姓歡飲竟日私見其精神甚王喜笑逾于平時意謂秋冬小病猶除宿疾從此將日益强健也越數日而欬甚藥之小愈而欬不止二月中稍劇調治十餘日似已平復能飯且强步矣三月十四日忽當飲而不歡遂

不欲食氣益逆兩足浮腫神情甚躁擾日夜不安醫者隨所病治之無投輒效越一日則别見他症四五日閒凡五六翻覆過立夏節氣漸平而神亦漸薾竟以廿九日丑時長逝臨危時志意清明喉中無痰涎三日而殮舉體柔耎如生時數年來兆洛每還舍兄極意體恤不以家事相告兆洛兩子皆不才舍中事多顛倒往往忤兄意兄未嘗以為言兆洛或聞而質之則反相慰解曰無以此損歡趣侍疾半月在側時未嘗言身後事侍坐稍久輒促之出夜輒促之卧恐其勞也未歿前數日微

語侍者曰吾病殆不起無所顧戀惟恐以此傷吾弟之心柰何嗚呼兄不自悼其死而反爲弟悼其生耶何其慘也兄廣顙高顴長須氣沉毅不妄說人思慮詳審一事發端必要其始終曲折而逆定之纖悉委曲無不畢到人以是苦其細碎然迄乎其成皆如素慮無意外憂坐是胸中所欲爲亦往往顧慮却沮而心事彌鬱獨坐愁歎不能自釋矣其爲人謀亦然既爲之謀卽始終如已事度其力之所不能及則不謀也爲文章屬思艱若所得必異于人亦以此不利場屋性慈祥能急人之急

然有節度未嘗濫施自吾祖吾父以濟人利物爲心貧乏多賴以衣食者値歲凶札捐貸或不貲又婚嫁喪葬相繼加以兆洛從宦益耗減其産家業日蕭索比吾兄持家時饔飧僅給而已而九族三黨交遊故舊歲時饋問緩急通假無曠禮無睽情從容如昔時皆其思慮所規畫精神所貫注無微不到以能綿延于不墜而心力亦用是殫竭一蹷而不可復起也當病亟時苦寐不能安曰睡將熟心中輒怵惕驚恐舉身爲之牽掣又曰偶得熟眠比將醒卽有所甚畏之事或甚畏之物突然來

前悸而醒猶徊徨惟攫心若無所措嗚呼其平日之操心危慮患深積之久矣隱受其傷至于如此也兆洛既頑劣號于世事又偷安好嬉遊慮不顧家自壯至老仰兄如慈母兄屈意諒之不以為嫌自吾父棄養家事益紛乃析產為二俾子姓分守冀其知艱苦思樹立念兆洛之不能迴此也又析所分為二以授二子兄則兼總其大凡猶二室如一也謂之曰吾家地畝房屋將有糾棘生譸張吾弟未悉端緒諸子又涉歷日淺將來遇事茫然逮吾之未死也為造細冊具著顛末使可尋究于

公暇日輒手自檢寫凡三四年至去冬始畢嗚呼弟之勞兄能代之兄之死弟不能代之也痛哉痛哉兄所生止一子以大挑知縣分發廣東可謂家待咨取徒思及時捧檄以娛侍養遂于去秋赴粵嗚呼詎意易簀之夕遂無視含之子乎兄乃不子之憂而拳拳爲弟憂乎何其慘也兄之子才而疏予之子尤庸懦無似門祚之寄未知所託存既負吾兄于生前死不知何以對吾兄于地下茫茫前路惘惘餘生奈何乎哉奈何乎哉兄諱康齡字五初生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十月十二日卯時卒

道光八年戊子三月二十九日丑時得年六十有二配
趙氏江陰太學生諱貴權女子一毓華原名頍嘉慶己
卯科順天舉人咸安宮官學教習道光丙戌大挑一等
分發廣東候補知縣娶錢氏乾隆庚寅
恩科舉人河南舞陽縣知縣諱适女孫一岳生聘趙氏
道光乙酉科舉人丙戌科進士即用知縣分發江西名
仁恭友兄抱純懿之行不獲施用於世文彩又不外襮
特其孝友忠信足使聞風者頑廉薄敦稱於鄉黨信於
朋友非兆洛一人之私言也謹濡淚和墨述其大概情

蹙詞樸不知所裁敢以竢立言之君子

江藕學政辛公行述

公諱從益字謙受一字筠谷姓辛氏萬載人自高曾以來皆有隱德公生而穎悟敦篤侍先贈公讀書贈公或以他事出公讀書之暇不事嬉遊獨覽觀史傳而已年十許能作文十三就童子試遂冠其曹中乾隆四十八年舉人五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充武英殿協修官散館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福建鄉試副考官文淵閣校理教習已未

庶吉士辦理清祕堂事本衙門撰文擬進文字爲掌院
南昌彭文勤公元瑞所特賞遷河南道監察御史母胥
太夫人春秋高陳情歸養家居十年以承歡敎讀爲務
官府莫或見其面胥太夫人旣終服闋入都補河南道
監察御史奏言書吏貸銀結交官府差役横拏平民保
甲廢弛供應取媚衙署携帶多人家丁挈眷外住吏胥
服色不辨凡七事蓋公自告養家居時目擊地方官吏
玩法蠹民之事有如是者尋轉四川道御史巡視東城
稽署福建道御史是時京畿多雨米價騰貴奉

旨發麥平糶公因擇富賈屑麩麪以便民食又懼富賈與奸民交通圖取而貧民或致向隅乃實力稽核必使小民普沾上惠山東巡撫陳預聞是舉也善之移書云他日佐

國家均平天下當如是矣轉掌河南道御史上疏請飭督撫詳愼甄別以澄吏治略曰外省甄別與京員不同京員雖由各堂官甄別而耳目甚密稍有徇私之弊難逃

聖明洞鑒督撫所居距京師數千里若公忠爲國明體

達務之督撫所甄別自中正無私不然者居心未淨所識又偏權勢既尊操縱甚易或徇私容庇或性分乖張則所謂衰庸者不果衰庸而真衰庸者反逃吏議也且督撫之好尚各殊斯其所甄別亦異剛决者喜果銳則必視安靜之吏為庸鈍明敏者喜圓通則必視戇直之士為庸迂甚至以利口捷給者為才因以厚重少文者為庸以供應承順者為才因以趨迎簡拙者為庸豈知州縣有當切責之處亦有當體恤之處加案件之久懸不給錢糧之延宕不支盜賊多而不勤捕緝胥吏擾而

不嚴約束保甲廢弛奸宄潛滋此宜切責者也江浙多民欠而官墊爲難漳泉多械鬬而官辦不易江南有慣開之漕收福建有難消之鹽課倉庫之虧或由前任單需之藏豈無分攤此宜存體恤者也一刁民上控而本官遭訊人証牽連委員輾轉案未審而官已困矣大員過境家丁婪索託銷書籍書未到而價先付屬薦幕友幕雖劣而俸必捐若此之類不可勝舉其應命者爲能員不能者則爲庸吏矣其或自恃公正過爲刻覈接見屬員動加呵斥州縣震懾詢以公事不敢出聲倘一概

目之爲庸亦恐下情不通而所謂庸者非眞庸也臣愚以爲大吏必持廉法之大綱略繁承之末節務辦事之勤能責安民之實效揣時事之難易量才分之優絀而又常存敬畏之心然後能爲生民黜庸吏能爲天下惜人才滿歲引見以繁缺知府用俄升吏科給事中豫東賊匪方殄而三省大兵凱旋兵丁有擄掠被難子女歸營者主帥以收養無依入告公奏言被難子女因兵馬匆促致父母兄弟不能相保遂致離散若聽兵丁携養地方事靜之後其父母生歸故里思念子女旣屬悽愴

即或父母俱已不存而其祖宗廬墓僅賴此一綫之傳不能歸守亦可矜念且當倥偬之際玉石難分保無仕宦子孫離散相從者應請飭詢籍貫居址發所在官吏送歸其家

報可轉兵刑給事中升光祿寺少卿因入直

召見奏對之下

睿皇帝諭及邪教所起公奏正教昌明邪說自息近日邪教蔑人倫以利相誘小民不知教化故易爲煽惑而今日選人得一官不問風俗之淳澆惟計缺分之肥瘠

自陷于利何以教民欲厚風俗宜先責成牧令也升通
政司參議內閣侍讀學士提督山東學政銳然以正人
心厚風俗為已任其校士也規矩整肅先治其內而後
謹外重門扃鑰日坐堂皇閱卷監視不少懈
今上登極之元年
仁宗睿皇帝升祔禮成
誥授資政大夫
上御門擢太常寺卿山西巡撫成格奏參學政陳官俊
奉

上諭陳官俊着降爲中允贊善候缺補用念伊平日在
上書房授大阿哥讀書功課尚能認眞着加恩仍在上
書房行走欽此公上疏曰上書房爲教道論德之地國
本所係視學政爲尤重宜愼選德行敦厚器識宏達之
儒使有所觀法薰陶養其德性陳官俊在學政任顯違
例禁不能遠色避嫌按臨地方私怨私責不知懲忿窒
欲槪可想見似不宜仍居上書房授讀之任俄升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
上諭爾甚樸實無希冀亦無揣摩有所聞見如前奏來

朕從無忌諱也讞陝西柳全璧獄平反之復
命力陳陝西馬政之害地方官春秋二時計里買馬散
與紅封若干實則民不取直而官亦並不需馬指馬索
賄以爲民病耳充文淵閣直閣事升禮部右侍郎兼署
吏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其校士規
模一如山東時江南巡撫陶澍奏請嚴禁衿棍包漕横
索漕規奉
上諭江蘇漕務疲敝已久閭閻毋苦浮收而各州縣用
度浩繁不能不藉資津貼抗玩者即因此挾制以爲控

端必應力加整頓務令兩得其平既不使不肖官吏婪
索病民亦不容衿棍把持藉端訐告着該撫移咨學政
查察若拖欠較多實係有心抗糧停其考試倘有仍前
縱恣者該學政亦即查明斥革移咨該撫審辦不得稍
涉徇縱　公上疏曰江蘇漕額本重豈堪浮收無節州縣
之津貼自應調劑閭閻之拮据尤宜體恤久予定額尚
肆苛求明語浮收必滋流弊撫臣之意謂控漕之人即
包漕之人臣以爲未必盡然官之收漕必用書役書役
貪狠必圖肥已官既浮收吏又朘削不特淳良小戶受

署即淳良生監亦受其累累之不堪因而上控亦有不得已者撫臣又稱因生監需索漕規地方官費無所出因取償於淳良小戶爲牽長補短之計臣伏思書役貪得無厭縱無此等生監小民之被苛徵亦斷不能爲之稍減書役倚官爲庇偷違例浮收無人敢控獨何法以治之夫劣衿固所不宥苛政亦法所必裁矯枉勢必過正而創法宜防流弊管見所及不敢不以上聞又劉兩江總督蔣攸銛書曰吳下漕務有積重難返之勢蘇松額漕本倍他省自明以來惟閭民爲漕累不聞官爲民

累今日浮收之風益熾當事者不揣其本猥因一二滋事生監遂欲偏重官吏苛索之權在大僚原期杜絕漕規清浮收之源而在官吏即以禁御膠庠盜浮收之性生監既無上控之路小民益復何賴使奸吏得志善良受禍欲求無事不可得已公性廉靜寡欲胸懷坦白不設城府然過非理之事則稜角峭厲不能爲當路所意有不適輒形於顏色而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庶乎不負言責者矣年六十有九終於江蘇學政官廨其爲學務適於用不喜空談性命之書於漢取賈

韻於唐取宋廣平韓文公陸宣公李衛公于宋取韓范富歐陽蘇氏父子於明取王文成公而不甚須其講學之說自經史諸子以及天文律算地理小學家言皆能通其說所著有詩文集外集奏疏稿館課偶存公孫龍子注各若干卷藏於家

論曰公之來涖江蘇也余適主暨陽書院以後進禮見公言論風采恒有厲俗之心以爲士氣不揚則風俗難返故有屈於有司而罰非當理者則必反覆議論以平之乃或謂公一意孤行也余淺嘗不能測公之行事從

公子求覩奏疏遺稿畧綜其梗概私述之志景仰焉

光祿寺卿康公行狀

曾祖萬方縣學生贈資政大夫江南河道總督晉贈
振威將軍

祖韓縣學生贈資政大夫江南河道總督晉贈振威
將軍

父基淵進士官至江西廣信府知府貤贈中憲大夫
晉贈振威將軍安徽巡撫兼提督

妣孫氏貤贈恭人晉贈一品夫人

王氏貤贈恭人晉贈一品夫人

顧氏貤封太恭人晉封一品太夫人

公諱紹鏞字鑄南號蘭皐其先自陝遷山西清源又自清源徙居興縣故今爲興縣人也高祖曾祖皆績學不仕祖與偉淵達不治生產家貧嗇購書籍敎子弟悉口授無所遺嘗曰吾以墳籍遺子孫其爲田宅也多矣邑有張成者貧人于金憂且死見而憫之許爲代償旣而成死竟立詣債家曰吾與張有成言不可食遂易張券爲己券畢償之其行義如此廣信公兄弟始舉進士兄

丞用官陞南河總督廣信公歷河南嵩縣甘肅皐蘭知
縣蘭州知州江西廣信府知府所至勸農桑修水利興
學校禁溺女皆有成效爲一時循吏生七子次綸鈞嗣
河督　缺　馳贈其父母者也公次第五生而岐嶷資性過
人是時功令分經取士廣信命公兄弟各習一經而公
得禮口講指畫悉能通解動止必循禮法其立身端直
蓋本諸庭訓爲多年十二廣信沒于任執喪毀瘠如成
人隨顧太夫人扶櫬回山西陸行至河南懷慶府將度
太行山行陡峻虞於重大而河督方爲河北道公請命

焉遂墊廬信公於濟源公奉母顧太夫人僑寓河內縣
史道村益自刻苦於學河督有知人之鑑嘗顧公曰此
子氣宇不凡他日必出人頭地也乾隆壬子舉山西鄉
試嘉慶己未會試中式引見以部屬用籤分兵部補軍
機章京在直十年歷本部主事員外郎充會典館纂修
官本部郎中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少卿
駕幸灤陽木蘭五臺皆扈從自以備官禁近得覩政要
勤於邇職不事結納專心掌故以周知當世之務爲急
而董文恭公戴文端公盧相國蔭溥皆倚如左右手所

獄大獄數十以平允爲主哀矜勿喜十八年直隸奸民林清倡亂畿南山東河南勾結響應公方隨扈卽以各省應行防堵之處及將弁姓名曾否經歷行陣所轄兵數多寡作一小冊以自隨會

上詢問各要隘將弁當軸卽以其冊進

上由是知其才可大用有鴻臚之擢焉遂奉

命偕文協揆孚馳赴山海關審大名民人司敬武之獄司敬武者同夥十餘人向傭於熱河及關外之錦州是秋聞亂馳歸及關司關者詰以預知逆謀赴關外糾約

其長馳奏械送刑部
上以其無左驗疑之特命公率犯集訊盡得其教供誣
陷狀劾其長論弁兵如律出司敬武等罪復命稱
旨受特遷之知實自此始出爲安徽布政使陛辭日
上命之曰爾有老母皖江一水可通無慮迎養
天語溫洽至此眞不啻家人父子矣蓋公事母顧太夫
人至孝而顧太夫人自服盤以後僑居異地持家課子
備極劬勞自公釋褐即迎養京寓體氣甚憊忽於十七
年秋微感暑而次日吐下惡物無數宿疾盡去自是

飲食漸加目昏復明齒落重生髮白還黑論者謂其吐
下天然倒倉之法非公孝思所感不能致此擢臚卿時
謝恩
召對蒙詢家世甚悉故
上知之也抵安徽當歲大祲被旱者四十餘州縣饑民
遍野待哺孔急公核各州縣倉穀積貯既乏司庫錢糧
又不足用鄰省皆災無可挹注不得已先屬各牧令勸
紳商士庶出資各邺其鄉衆輸銀至九十萬兩米麥至
七十餘萬石益以帑銀數十萬兩分別被災輕重戶口

多寡分撥銀數揭示遠近俾衆咸知而官吏扣減侵冒之弊除然皖省最爲災區靡歲不歉即靡歲不賑故尤亟積貯而是時藩庫存欵僅三十餘萬兩其借支欵項實有出而無入於是釐剔弊竇嚴杜借支催提上下兩忙屬庫存欵奏銷時逕有州縣應領之欵即爲畫抵正供錢糧以省一領一解之費各州縣既受實惠而庫貯增多三年之內實存正項錢糧三百二十九萬八千餘兩較與時已十倍矣陞安徽巡撫兼提督宿靈壁二州縣民稱濉河北股河堤堰坍壞連年被水皆由江蘇峯

山天然各牐減水下注二河所致而峯山牐引河又逐漸淤平不能容納加以新建虎山腰滾壩分洩黃水其勢更大一當開放黃水四溢民田廬舍盡被淹沒遂成積潦之區急宜修築公親往相視舊存民堰果皆殘缺不完奏請興復以資保衛潁州鳳陽泗州界連河南江蘇宵小易於竄匿而洪澤湖大江阜陽亳州水陸奔輳向為私梟捻匪出沒之所因其扼要繕完卡房設立巡船多撥兵弁分番緝捕先後擒治李才楊七等五十餘名奏置之法奉有除莠安良化邪反正之

諭而梟匪歛跡水陸肅清商賈便之又築無爲州黃絲灘臨江堤千二百餘丈以衛民田奏豁撥廢田畝正耗銀九十餘兩米七十餘石飭各屬買補倉儲穀麥四十七萬餘石以備緩急之用整飭營伍責成鎭將實力訓練務使糧不虛縻卒成勁旅更於暇時擇撫標中年力精壯者每日五十名入內射堂輪番校藝再購募精於技勇之人爲之教習而時賞罰之蓋以

國家二百年來文武並用無偏重之見故雖有奸民屢次煽亂皆不久殄滅勢如拉朽者職是之效也故自幼

卽習騎射而歷官所至必繕完器械料簡卒伍躬親訓練增防要隘爲愼守封疆之重非止詰盜而已其在湖南尤爲用武之地則捐廉製造擡槍數十桿分給撫標二營演習施放務令嫻熟以備不虞及

今上十二年猺人滋事猶賴其用焉其智畧如此調廣東巡撫督臣赴京祝嘏兼署其任巡緝洋面稽察夷船隨事整頓無不盡力斥浮華以敦風俗崇節儉以養廉恥官方民俗咸知兢惕時嘉慶二十四年也明年三月

陛見時河南馬營壩大工方合龍而南岸儀封又成漫

口

上疑之舉

命於回任時赴豫將現在漫缺口門是否無工處所挑空引河有無不如式之處察訪情形據實具奏蓋知公不欺也

今上元年會同督臣遵

旨覆奏查辦陋規其畧曰粵東負山濵海盜會諸匪甲於他省公用以緝匪爲大宗捐攤賠補次之辦公雜項又次之粵東州縣歲入所藉專在兵米折價歷久相沿

舊規官民相安緣粵東產穀稀少全賴粵西湖南兩省接濟故民間皆願折納地方官代爲買穀碾支百數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色事涉更張轉滋擾累其餘雜稅及舟車行戶鹽當規禮或有或無不能一律此粵東陋規與州縣辦公之大概情形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礙難辦勢不能徑情直行者即如兵米折價一項

朝廷取民歲有定制抑且應徵本色折取即爲違令今以例徵本色例嚴浮收之正供忽明著甲令許其折價

許其多取無論
國家輕徭薄稅斷不值因辦公費用誤蒙加賦之名且
即以折價而論在馴謹花戶雖照舊規完納而刁生劣
監頑抗百姓多不能一一照數有於正數之外絲毫無
餘者更有正賦之內收不足數者州縣以浮折事屬違
例往往將贏補絀自行賠補今若定以折收額數則所
浮之價即爲應納之數設有短少似難辦理又粵東兵
米零尾挂欠頗多須州縣先爲墊解是照正項尚不能
年清年款設經明定浮數其挂欠代墊恐較前尤甚況

貪官汚吏視所加者爲分內應得之數以所未加者爲設法巧取之數聞之雍正年間議將地丁火耗酌結養廉當時議者謂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來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前項折價與從前增收火耗事實相近卽能明查暗訪堅持於數年之間亦斷難周防遠慮遥制於數十年之後夫兵米正額各州縣有定數折收之價粵省有通例其不能行尚如此況雜稅等項名目不一或此地有而彼地無或此地多而彼地寡愿者減其數

以求悅縣者浮其數以取羸究之浮者已浮數已定而難改減者非減事甫過而復加是此時毫髮未盡之遺卽將來積重難返之漸其中更有恃蠻行戶刁滑商人向不完納平餘致送規禮今以案經奏定數已申明在官視爲宜然在民視爲非舊兩相脅制互爲稟呈士司既不能指爲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糾參又不能因民間不繳陋規懲以官法爾時辦理更形掣肘是雜稅等項之難辦較兵米折價尤甚也再四思維實無萬全良策且各項所入既有陋規名目今逐款臚列上瀆

聖聽於

國家體制似亦永協夫獎去其太甚事不外舊章臣等

受恩深重於查辦此事萬不敢畏難推諉而事有窒礙

不敢不將情形據實密陳應請照常辦理并隨時稽察

如有於常額之外多取絲毫一經訪聞輕則撤參重則

治罪並督率司道等官訓諭府廳州縣力行節儉屏除

浮費并將攤捐款項查明可以裁汰者加以裁汰可以

勻減者加以勻減庶幾以儉佐廉量入爲出省一分之

費用即以紓一分之民力入奏時惟兩江總督孫玉庭

闕爲能知大體如此在粵二年先後緝獲劇盜劉老晚徐亞六劉康佐會匪黃竈勇薛亞倡陸文進等無慮數十起凡久逋巨盜皆獲而商旅安枕矣是年六月奉
旨來京另候簡用署禮部左侍郎旋奉
命偕松相國筠馳赴浙江查辦事件途中丁顧太夫人憂服闋仍署禮部左侍郎俄授廣西巡撫廣西地處邊陲土苗猺獞雜處盜賊會匪滋甚粵東公至嚴禁土司科派擾累其應征錢糧有不循舊章格外加多於土民黃添保京控案奏明禁革土民土目之違例捏控者亦

懲治如律寬嚴互用撫馭得宜勦盜稍戢旋調湖南巡
撫湖南界連黔粵控制苗猺山谿險隘夙稱難治而苗
疆自傅按察爾經理以後民得安枕而卧二十餘年矣
然其輕心易變雖不激不苛以馭之耳公上事後即循
照傅公所築碉卡二千餘處一律繕完并禁民人潛入
苗峒盤駁射利以起釁端飭地方各官鎮靜撫馭不得
繳繞內修武備增製火器勤心操練以爲思患豫防之
計而洞庭湖爲衆水之匯巴陵安鄉華容龍陽沅江湘
陰諸縣環其四面夏秋水漲周圍八百餘里納沅澌撫

辰敘酉澧資湘九水故又謂之九江支流汊港演漾四溢爲重險奸民往往竄居湖中爲行旅患而盜藪所在沿湖州縣輒以地界不明彼此不任致不能究詰公以輿圖所載道理探測水程分限界址爲圖置諸座右以時省覽檄地方文武並水師營汛依限巡徼毋少縱弛其湖中漁船停泊所在檄令倣保甲例某處漁船若干漁戸若干編審籍記而盜賊無所容跡矣澧州夕陽湖上承涔水下洩洞庭兩岸皆垸田上下夕陽二垸在湖之南魏家本浪熊家爲衣夜鶴大池六垸錯列其東北

地低下洩水不暢上下夊陽魏家三垸積水不能耕種前撫臣奏准豁除額糧而近年以來木湨等五垸亦連年被水其錢糧蒙

恩展緩已久公至以爲上虧國課下匱民生不有疏刷何以克復舊貫遂檄道府督率州縣官計畝履勘知上下夊陽垸近來設法疏消湖水平緩泥沙逐漸淤高可以耕種惟魏家垸仍未涸出不能復業至木湨等五垸當湖水直冲無從宣洩丈得夊陽二垸可耕之田萬一千一百餘畝濱湖淤田三千八十餘畝其木湨等垸實

在不能耕種之田亦萬一千八十餘畝奏明可以復業者分別起科完糧積水難疏不能耕種者並予豁除以紓民力

詔從之先是道光六年六月醴陵攸縣茶陵三州縣連日霪雨如注而江西萍鄉陡發大水從醴陵橫流而下一夜水高丈餘城池廬舍盡遭淹浸同寮驚駭莫可措手公卽日率司道分途撫卹先於高阜處所架蓋蓆棚援渡棲止製散饝餅設廠煮粥資其口食其房廬雖遭水淹尚可棲止者量予銀米而漂流淹斃之人予棺掩

埋並檄附近州縣碾運倉穀以備散放即日馳奏懇
恩將三州縣實在貧民先賞一月口糧其無力下戶坍
壞草瓦房屋照例給與修費又奏三州縣猝被水災房
廬蓋藏衝刷一空向來可以支持之家亦成極貧之戶
隆冬飢寒情殊可憫懇
恩加賞一月口糧而來春青黃不接之際米必騰踊口
食維艱請預於附近州縣中酌留倉穀以備平糶其被
淹田畝分別輕重蠲緩俱蒙
允准九年陛見奏言苗疆設立苗弁員數過多當日平

定之初擇其有才而桀驁者予以名器原寓羈縻於撫馭之中迄今年久生齒日繁苗弁間有凌虐苗人設或激成事端雖以苗人自殺苗人然不能不以武官論辦理殊費周章而一時又驟難裁革擬詳考其所轄道理遠近可以歸併者遇有事故缺出懸缺不補徐圖歸并則無裁革之名而苗弁自可減少似亦防微杜漸之道

上諭回楚後與督臣熟計行之督臣以為事近更張將來或致生事沮不行明年春

旨來京另候簡用補授光祿寺卿又明年京察吏部帶

頒三品以下京堂官引見奉
旨降四品頂戴休致於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歿
於河內縣里第年六十有五公體貌頎闊持躬彊直忠
孝之性出於自然自以部員三年洊階京卿
簡任句宣遂荷封疆重寄感激奮發審官詰戎知無不
爲朝夕孜孜不敢暇逸言語議論稱心而出無所隱曲
察屬不肖不輒舉劾先教誡之教誡之而有不可然後
劾之事母至孝所在迎養而顧太夫人春秋八十有餘
長日無事飯後或致優伶演劇三四以盡其歡而自奉

儉約其在湖南廣西饍饈日不過千泉在安徽其長女出閣或有以珠進者公嚴却之曰以是污我豈尚有不信者于是操守益勵其節廉亦天性也未嘗一顧生產舊有薄田數百畝竹園數十畝在太行山下才足自給而涖官所至故舊親戚以貧乏來者無不分俸周之各得其意尤重師誼業師黃東井大令罷官家居既爲刻其詩文歲時饋問不絕又爲其子桐孫孝廉報捐鹽場大使其於鄉黨則助成三晉會館助成輿縣嵋山書院倡家塾剏宗祠購置書籍以爲宗族子弟習讀之用其

於學博涉經史究心經世之務長于奏牘當務達情不
爲飾說區處公事無瞻徇顧慮之念或不爲巨室所喜
其於
本朝名臣嘗慕孫文定陳文恭二公之爲人也歷四省
巡撫藩
恩賜
高宗純皇帝聖訓
仁宗睿皇帝聖訓
御定書籍

御製墨刻

御製詩文集及歲時頒賞

御書福字鹿肉野雞藥錠之類不可勝紀配夫人趙氏

覃恩誥封一品夫人子二兆奎正二品廕生刑部直隸

司郎中記名以道府用兆臺國學生孫錫齡縣學生與

齡成齡椿齡億齡俱幼兆洛前官安徽鳳臺於公爲屬

縣及爲公子兆奎師從公於廣東知公爲詳故錄其行

事爲狀以備史官採擇焉

江陰顧三坊祝君年六十五行狀

曾祖州同知補河南祥符縣河工主簿諱錦中

祖例贈儒林郎諱景淵

父國子監生授職州同知例授儒林郎諱士模

母蔡氏例封安人

君諱百十方誕時大母年七十母年四十大母喜而命之鍾愛焉字筱山一字子常幼多疾六歲嬰痘症甚險醫者皆束手越宿忽變數日而痊時國學公方佐幕泗州爲刺史陳公大中司賑恤事民全活者衆識者知爲陰德之報焉年十九補常州府學生文譽日起次君百

五亦以未弱冠入庠黌中稱聯璧國學公服膺程朱操履嚴正君昜虔養志左右無違年三十三國學公棄養君適以爲人居閒往西江索逋貸遂不及視含斂仰天椎心没齒猶憾故侍蔡太夫人之養朝夕溫凊未嘗遠遊年四十五蔡太夫人棄養充充几筵猶孺子慕與次君致友愛終身無間言次君嘉遊日多別經旬時悵悒不已時託吟咏以寄其思唱酬盈卷閱者心惻屢應鄉試不售遂息意進取每値朋輩譚藝學子課社概不當意欣然操觚與烈先正一時斂手君姊夫薛太守垄堂

以制舉業標領後進於君所爲恒自以爲弗若也道光
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之士邑人士交推君邑侯蕭公瑾亦雅
重君遂以應
詔君力辭不能得以衰疾不赴
廷對奉
旨給六品冠帶年六十二病偏中治之而痊逾年復中
遂不起道光七年正月九日也君幹質清岸攖然鶴立
吐音迴亮瞻視如在人表讀書有殷勤之思不拘守章

句當其意之所得超然遠寄古人若可得而親也飲酒數斗不亂輿酣以往抗聲誦孟子或唐人詞詩伉爽勃欝聽者奮袖頓足不能自止凡議論常取日用動作薄物細故宛轉出名理必附於情不喜科斷古事成敗及臧否史冊人物嘗曰尚友者當求情才自情出情有所不得伸而才生焉情有所不得已而才見焉才之大小情之厚薄為之耳其篤於交友葢天性也有所投契輙繾綣反復深致一往膠漆不足為喻見善必告不善必規微辨曲中能使人灑然自醒或有急難急之如己不

畢其力坐此益困人郎負之卒不以爲言於意所不屬
不能強言笑見一善稱之不啻口出雖幼少折輩行與
交誘導惟恐不至嘗讀彭躬庵集有與某書云胸中于
護持善類培養少俊一片血忱日皎火熱津津然誦之
所交者江陰則夏獻之祖瓚汪澥門道平夏循陔翼朝
寧仙九芝昌郡中則錢曾思伯埛張皋文惠言惲子居
敬孫訪山讓張翰風琦莊傳永儀曾李鹿籽慶來丁若
士履恒陸祁生繼輅陸劭聞耀遹劉申受逢祿莊卿珊
綬甲周伯恬儀暐黃小仲乙生趙子述學彭魏曾容蓑

吳碩甫特徵宜興則吳仲倫德旋歸安則姚聖常晏山陰則蕭子滂以需吳江則吳山子育歙則金朗甫式玉皆金石不渝者尤重臯文子居有所爲必取正焉君所居曰愛日草堂諸君子自郡中至常館之君亦樂至郡就諸君子譚集流連信宿迭爲賓斐然以發名成業相砥礪嘉慶六年臯文卒於京師君喟然歎曰天其無意於吾黨乎又數年傳承復卒君意致遂索然矣而若士祁生輩各從宦遠遊不得常集每一俯仰悄焉中懷幼而工詩襟𢥠獨得多發天然歷覽三唐歸宿魏晉投贈

之作懷舊之篇言哀已歎挹之不盡洎乎晚年與寄齋遠出入阮嗣宗陶淵明間亦其志致相肖也卧病以來手編所爲詩四卷古文一卷時文一卷以授其子麒方求刊布焉配陳夫人同邑國子監生鼎祚女言容淑端克嫺君德仰事俯育作範典禮貧居相莊周旋中饋無不當君意者先君十年卒既失佳儷居益鬱歎納侍姬周復生一子二女陳夫人生子一麒女子子三長贅吳江費毓蓀吳出子之姑表姪也貧而才君見而器之遂爲館甥居數年而毓蓀卒無所出次適同邑縣學生劉

在璣之次子廷楨次字予次息願將嫁而女卒周所出
尚在襁褓君雅不欲以才自見又窮居畢世於事無所
設施其修於身施於家順於親信於友可紀者如是謹
條具其狀當世立言之君子或有取焉

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

曾祖楷雍正丁未進士浙江海防兵備道
祖存與乾隆乙丑一甲二名進士禮部左侍郎
父逵原乾隆乙酉舉人山陽縣訓導候選知縣
母凌氏贈孺人

凌氏贈孺人

毛氏贈孺人

生母顧氏例贈孺人

君姓莊氏諱綬甲字卿珊行四常州武進縣人

國朝以來莊氏爲邑右族觀察公以名德矜式鄉里宗伯公兄弟相繼大魁子孫仍世科名鼎盛君兄弟三人從兄弟復若干人皆能守其家學而君尤力學得師法好深湛之思宗伯公經術淵茂諸經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分別漢宋必融通聖奧歸諸至當而君從父珍藝

先生盡傳其業復旁究夏小正逸周書暨古文篆籀之學皆一代絕業也訓導公夙稟庭聞因源導委綴次遺學所著盈篋而年壽未究九仞猶虧君旣負敏達之資思兼綜素業通滙條流又承師論交博訪孤詣如張編修皋文丁大令若士劉禮部申受朱大令于廷董明經晉卿諸子無不朝夕研詠上下其議論蓋庶幾於好學不倦篤行不困者焉宗伯公所著諸書多未刊布君研精校讐於未刻者次第付梓已刻者補續未備每一書竟即探求旨趣附記簡末條理秩然可觀惜乎僅竟三

書而遽屬疾不起也珍藝先生於諸子行尤器識君有所得輒相披示君亦能以穎悟之思出所見相佽益珍藝先生之殁也古文甲乙篇尚未脫稿君方思理其緒緒就所知見條其大端使來者可繼此志亦竟不遂君伯兄吾珍貴甲季弟須平褒甲從弟觀喻濤少同師長同尚斐斐競爽兆洛每過君齋共諸昆季談學藝未嘗不心怵未幾觀喻早喪今年秋須平從若士於肥城遂卒焉兆洛以哭須平故執君手悲不能勝時君已病然尚能料理喪事不謂其相繼殂謝也君于師友誼甚篤若

士君姊壻也君少從問業終身執弟子禮甚恭申受于廷晉鄉皆親串並年小於君然毎折衷經義問所疑否欿然請益一義之勝懽欣怡愉奉之若師意所不可侃侃辨諍不肯少挫朋友有過舉未嘗不婉規其有緩急未嘗不援恤也以貧故時時客遊所至倒屣無不敬而暱之體質魁岸肩背可隱二人聲氣寬緩眉宇慈和素通於醫始病痎治之不愈遂成痁二年始向痊精氣已匱骨柴立矣而君倘以壯盛自信讀書庀家事外應接賓友操心無怠尋慮猪瘍展轉不息其卒也以喘卒之

前一日兆洛就榻前見君不能臥隱几對語尚惓惓於
宗伯公諸書病起當悉力校刊嗚呼其志足悲也已君
生乾隆甲午九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戊子十二月二
十三日年五十有五配劉即申受從女兒子一潤孫一
森君於經義無不窺有所得輒劄記之往往有精詣惜
未有成書潤沉靜好學成君之志者將在於是君珍以
書來屬兆洛為君傳兆洛不足以傳君謹就所知次其
狀諗吾黨之知君者不敢夸也道光九年歲次己丑正
月七日

烈婦錢史氏事狀

烈婦史氏陽湖縣興賢里人父蓼琦福建汀漳龍道字烈婦于福建布政使常熟錢公受椿之次子廷蘭亦政坐事籍没廷蘭戍邊久之遇恩赦釋回已無家矣乃入贅于史廷蘭故貴公子又失學意氣疎縱烈婦事之甚嚴謹勗之以學隨事諭之于道必婉以莊廷蘭時時容遊烈婦常齋居蔬食以針黹自給人罕見其面道光九年正月三日廷蘭卒於無錫訃至哭遂不食親屬慰解之答曰吾向之生非樂生也

不敢不生耳今而獲死乃吾分也自撿視附身具以所遺餘徧賜婢侍屬其同居族弟男艮曰必歸吾棺于錢氏不食三十二日乃卒二月十三日也年四十四無子烈婦名月英字素亭明敏有至性嫻詩書事父母盡孝嘗刲肱肉以療母病少時即能爲父母處分家事其後兩兄相繼下世諸姪皆幼家中事一取決于烈婦無不當者奴僕視之若嚴主焉當錢氏驟廢幾同覆巢及延聞就姻舘烈婦年已二十有六黽勉伉儷垂二十年中間史氏復卒卒多故素業日落烈婦皆處之若素未嘗

有幾微怨懟形于詞色性毓詩易贊前畫出篋中藁火之卒後八日男艮送其柩于常熟與廷蘭合葬焉謹按烈婦所處盛衰安危憂樂順逆之故殆非常人所堪而義命自安德性堅定如此此其于生死之際從容中道又豈尋常慷慨一擲者比哉宜上史官編而傳之以光彤管謹次其狀如右

養一齋文集卷第十四

養一齋文集卷第十五

武進李兆洛

傳

明登萊巡撫陶朗先傳

陶朗先字元暉秀水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出熊襄敏公之門與無錫高忠憲公善其師友皆大賢而才質亦自相近遂與同其患難也初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出守登州府登萊青連歲飢而遼東大熟請弛海禁輓粟以賑之妖人胡從魁挾饑民作亂立擒殺之募民

開墾田七千餘畝儲軍實三十餘萬石擢本省按察司副使時遼東需餉甚急遂使備兵登萊從海道而輸之粟三歲輸百八十餘萬石省陸道饋運費錢二百餘萬少府錢五百餘萬既而遼陽失守朝議三方進取三方者廣寧為正兵天津登萊為奇兵經畧熊襄敏公策也設登萊巡撫即以朗先為之朗先銳意規畫時遼民渡海者朗先分挿屬邑給曠土使耕募其獷悍者為兵以所儲軍食充餉三月得水陸師三萬馬萬匹甲仗火器二百餘萬戰船二千餘艘冀與熊公戮力策應而遼撫

王化貞故與熊異議互相訐奏廣寧復陷化貞奏毛文龍鎮江之捷實僨機也朝廷以爲奇功而熊公以爲奇禍明先亦疏劾文龍李春燁者魏璫假子也與明先故有隙高忠憲之劾崔呈秀也李嗾崔曰高之劾公陶貴使之呈秀遂劾明先忌文龍黨廷弼會廷議亦有登萊水師撫院用之說明先於是疏請散兵裁撫節餉待時且乞歸得旨慰留而兖西白蓮妖賊攻陷鄆城安東等二十餘縣壁穨明先撫之悉平再疏乞休璫遂授意應撫王象恒劾明先侵餉懸坐贓銀四十餘萬兩逮獄籍

其家不及于金朗先將置辯而熊已先在獄謂曰休矣璫等容乎遂誣服又勒使噬揚左不可考掠死獄中崇禎御位子舉人學瞻詣闕訟冤始得免追究其息屬朗先之入獄也登之人赴京師號救者無數登兵願捐三月餉以存其家焉

明史無朗先名設登撫事亦略嘉興府志鄉賢傳頗詳著始末云本之方震孺朱一是陶中丞傳惜方朱二傳不可得見也爲補之

魏璫黨人碑有朗先名見東林列傳

桐城姚氏薑塢惜抱兩先生傳

薑塢先生諱範字南青

國初名臣刑部尚書文然曾孫也少孤勵學中乾隆七年進士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館校刊官兼三禮館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十五年京察一等以病免歸主講席於問津書院者八年三十一年正月八日卒年七十先生之學嚴於慎獨宴處無惰容出門無妄交任卹里黨視人猶己接物和易誘進後學如恐不及衆流之學無不賅貫藏書數千卷丹黃遍焉有所論正輒書之簡端

多發前賢所未發或勸之著書笑而不言殁六十年曾孫瑩編輯遺論爲援鶉堂筆記四十卷詩七卷文六卷

惜抱先生諱鼐字姬傳薑塢先生弟淑之子乾隆二十八年進士以庶常散禮部儀制司主事三十三年充山東副考官三十五年充湖南副考官明年充會試同考官升刑部廣東司郎中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尋乞病歸主講席于鍾山徽歙紫陽梅花各書院四十餘年嘉慶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卒年八十五桐城當康熙雍正間方學士苞力講求古文義法天下始知宗尚歸氏熙

甫以上追司馬子長韓退之卓然爲古文導師劉上舍大櫆復繼起相應和天下以爲古文之傳在桐城薑塢先生與善盡得學士緒論先生本所聞於家庭師友間者而益充以浩博無涘之學養之以從容中道之氣遂以自成一家爲後進典型病時俗舍程朱而宗漢以爲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時時爲學者重言之故其修道據德實允廸之品誼敦峻無纖毫類亦其文之所以粹美也所著九經說十七卷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卷三傳補注三卷法帖題跋二卷筆記四卷學

者循是以求亦可以見先生體用之一焉

李兆洛曰君子所尚躬行而已躬行而知行之難然後其心坦以謐其氣潛以溫其識宏以淳而其言自不得不訒凡爲言者皆宜如是也而況讀聖賢之遺經尋求其義類以自抒其所得者哉明之時學者不能行程朱之言今之時不屑言程朱之言而并蔑程朱之行一襲取以爲名一旁馳以求勝大抵不足於內焉耳薑塢先生淵詣極理而歛然不肯著書以自襮惜抱先生清明在躬蓄雲洩雨文章爲光嶽於天下兩先生之躬行同

也故不言文而其言立片語破惑闢義樹鵠有若蓍蔡其發而爲文則明晰黑白流示爭尹穆然和順於道德也讀先生遺書求得行事始末恨不得在弟子之列故私錄其概時覯省焉

沈文山先生傳

君諱濤字洪呂號次山姓沈氏其先本隱侯之系世居浙江元末有名義者爲東陽太守棄官家居避張士誠辟遯於江陰之青暘鄉遂爲江陰人君幼聰穎九歲讀書過目即能得其大意俞之爲文頃刻而就比長以文

學鳴於鄉里里中之士無不從游而文學彬彬爲一邑冠然屢困於鄉舉四十九才舉于鄉六十方成進士爲高安朱文貞公軾同邑楊文定公名時所知文定欲以館職薦君以親老辭歸養焉時澄江書院久廢桐城張公督學江蘇有意修復而縣令蔡公澍佐之督率倡導煥然興起聘君主講席君孜孜不倦訓廸有方於是執經請業者多至二三百人科名代興迄今數書院山長以君爲首也既而父母相繼沒世服除謁選得江西長寧知縣縣舊爲出寇巢穴俗好勇善鬬自前明萬歷時

開治爲縣其俗亦革歲正月爲石戰戲南北各引隊互以石相擲勝者逐負者毀其居毆人至死不問君設法化其頑獷俗遂易又採輯舊聞物土宜徵方俗創爲縣志在官凡七年以履勘山澤觸瘴得疾歸三年乃卒年七十五子大中乾隆辛酉舉人壬戌明通榜進士

論曰予自道光三年來主講豐陽書院得讀吾師盧抱經學士所爲山長題名碑記而知君之大有造於士林也乃余承乏其間雖日孳孳不敢懈怠未知有當於君之教否也先生之孫屬爲君撰傳遂書之以爲斯庠掌

故云

珍藝先生傳

先生姓莊氏名述祖字葆琛先世自金壇遷常州府武進縣遂著籍五世祖廷臣天啟中名臣終湖廣左布政祖柱

皇贈光祿大夫浙江海防兵備道父培因翰林院侍講學士世父存與禮部侍郎先生十歲而孤力學自守不屑榮利乾隆丁酉中江南鄉試庚子成進士歸班銓選庚戌謁選得山東昌樂縣辛亥之任逾年調濰縣明沙

吏治刑獄得中豪猾歛跡嘗勘鹻地衆以爲斥鹵也先生指路旁草問何名曰馬帚先生笑曰此於經名葬夏正葬秀記時凡沙土草葬者宜禾何謂鹻衆皆服甲寅以卓異引見遷擢授曹州府桃源同知不一月呈請終養丁巳七月歸著書色養者十六年未嘗一日離左右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廿三日卒侍郎公博通六藝高明闊達於聖人微言奧義能深探而擴言之先生淵源既邃益研求精密於世儒所忽不經意者蹈閒覃思獨闢天地以爲連山亡而尚存夏小正歸藏亡而尚有倉頡

古文略可稽求義類故著夏小正經傳考釋以斗柄南門織女記天行之不變以參中火中紀日度之差以二月丁卯知夏時以正月甲寅啟蟄爲歷元歲祭爲郊萬用入學爲禘博覽載籍精思而串貫之著古文甲乙篇謂許叔重始一終亥偏旁條例所由出日辰幹支黃帝世大撓所作沮誦倉頡名之以易結繩伏羲畫八卦作十言之教之後以此三十二類爲正名百物之本故歸臧爲黃帝易就許氏偏旁條例以幹支別爲序次凡許書所存及見於金石文字者分別部居各就條理皆義

理宏達洞見原本爲前賢所未有五經悉有所撰著旁及逸周書尚書大傳史記白虎通於其舛句訛字佚文脫簡易次换弟艸薙腋補咸有證據無不疏通曠然思慮之表若面稽古人而整比之也所著書三十七種若干卷惟夏小正已具甲乙篇未竟而條理粗備俟有志者成之餘皆啟其端緒引而申之者存乎其人焉

李兆洛曰今世所謂學者求其嚮慕於古初難矣其有綜覽多聞希自標異或襲古獵說因而重之或貌古色取賞而有焉皆未嘗求之於心而苟恣於口耳之間者

也心求之者神與古冥念之所發思之所觸回翔反覆無不於是而後精融形釋不期而與之化焉而後古人之神與之相通動念措思無不古人也於是著之於言尙薄穹顥微入翾忽悉成典要讀其書者遂若接古人於一室可與酬酢晤言而凡猥之識鄙悖之想不自知其泯焉盡也兆洛藎讀先生諸書而恍然遇之焉

安岳縣知縣朱君傳

君諱向隆字吉堂先世居歙後徙閩徙金陵明萬歷間兵部郎中學始徙常於今爲陽湖人曾祖兆鵬庠生祖

光奎父秉鑑皆太學生君幼英敏弱冠從父遊京師供事館議叙得四川達州麻柳場廵檢以軍功洊升安岳縣知縣署夔州直隸州知州告養解任旋被議丁母憂服闋入都捐復歸而卒于途次年五十嘉慶二十年十月也處家孝友在官清幹視猶子如子爲之婚嫁無子以叔兄子文哲嗣女子三其季之壻曰高式之予友也以君所爲行間紀畧見示予就而爲之傳其紀曰嘉慶元年正月予涖達州麻柳場廵檢任九月十八日教匪徐添德添壽造反於亭子鋪先是安徽奸民劉松

以河南鹿邑混元教破案發配甘肅隆德縣與其黨劉之協宋之清等授徒惑衆蔓延湖北河南陝西四川諸省所在煽亂而添德受陝人孫賜倖教皆其黨也亭子鋪距麻栁塲四十里居民洶洶予諭之曰惟竭力捍禦以救死耳令户出一丁得三百人鼓而行離塲二十里至鳳嘴子賊蜂至甚衆戰不利還至麻栁則居民皆逃予眷屬亦隨衆往將避入新寧縣予以麻栁無險可守又聞新寧之鐵山溝亦有賊匪將起乃馳至胡嶺廟設卡以集避亂者遣人護送老弱及眷口入新寧城明日

偵獲賊匪二八得鐵山溝首逆與徐逆書言胡嶺已設
卡請其應援子恐其勢合則新寧危立率民衆赴鐵山
溝圍而捕之賊衆三百餘出拒力鬥半日始盡殲之巢
中兵刃如林已將束裝赴徐匪矣民衆死者亦四五八
還犒衆於胡嶺廟爲固守計會護理總督英善統兵至
奏賊中情形幷及鐵山溝捕賊事奉
硃筆圈出交部從優議叙未幾調赴老岩寨頭𪽈防守
賊屢來攻圍屢却之然礮矢雨集皆瀕于危而幸完二
年二月署督飭令幫辦站務旋又奉參贊德楞泰調往

隨營辦糧六月追賊至楚北界𢒪枕戈卧地上久感寒濕左足蹣不任鞍馬遂告假醫治初老母就養於袁州照磨叔兄瀚署元年秋由袁赴麻栁塲至萬縣道梗遂僑居焉予至是始得省覲於逆旅中九月以萬當賊衝移住梁山州城𢒪疾亦稍瘥奉派梁山州石橋河堵卡河去城七十里賊匪出沒不常予爲添設柵寨合附近居民之無寨柵可守者咸入居之爲設更番巡防之法賊始不敢犯會叔兄自江西觧糧至知賊未能即平仍奉母還袁州未幾奉總督勒保調赴隨營辦賊匪予

反覆研鞫脅從者十居八九皆給印票釋回婦女暨稚道遠不能歸者捐貲僉役解送同事或誚其寬縱弗恤也時遂州賊匪復熾三年五月隨松茂道承勛勦賊於鐵山衛失利觀察欲自刎予挾之突圍而免四年五月山東鹽兵李　貴州協鎭諳　分路勦賊予隨營辦理糧務六月至太平之石岸口失道爲賊所惎瀕河疾馳五六里於下流淺處策馬而渡幾蹙者屢一僕一廚役亦援馬尾得出同里汪君兆鼎官直隷棗强縣丞量誤容合州刺史龔際美署不得志就予求偕行予以冒險

力阻之不聽汪君年逾五十不任馳驅先一日爲賊衝散兵役尋求夜半始得將于前途分路仍還合州是日遂沒焉於亂尸中求得遺骸殮而送諸合州賻費而歸其櫬是行也騾騎皆被掠夫役死者百數渡河淹斃者復十餘人予賴馬力憊而獲濟旋以病請假至羅文壩大成寨調養十一月建昌道劉　赴太平安設滾運臺站麻知予病減檄赴東廂周家河守站臘月大股賊七八千突至衆多屯糧而漸立未固也衆兵少不敢出戰憑柵以守賊旋退予度其且夜至重賚鄉民勉以協力

防堵漏三下賊果至火光燭天寨三重賊已破頭圍衆
恇懼時郫縣合呂　適以催糧至寨因與分地而守盡
力堵禦寨頂有關帝廟共禱焉天明賊遂遁去僉以爲
得神助云五年撤站赴綏定當差六年冬太平廳屬城
口經歷出缺檄往攝事城口毘連楚陝深山老林人煙
稀少匪徒竄跡出没無時又當驛站衝要大兵往來支
應孔亟向無城垣結寨爲厤予至糾集居民動以利害
勾連卒伍稽合保甲結以恩信人心始定有賊二千餘
人來劫寨鄉民奮擊大創之後遂不敢復犯民居稍安

得事耕種焉八年春教匪漸次蕩平南山竄匪入境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統大兵抵境時追勦嚴急軍行疾速沿途州縣多以軍糧不給獲譴城口屯餉已罄徵調日迫予屬居民告之曰兵無餉不能進即賊不滅爾曹能保身家乎我固不避重譴於爾曹何所利衆皆曰諾出其蓋藏得糧數千石皆籍而記之俟撥餉至按戶給還焉時參贊營米廠前見民之輸將者相望於道怪而詢之僉云我官素愛民恐其以乏軍餉得罪去也參贊喜以爲能得民心奏言其功請擢授知縣奉

俞吉遂補安岳縣知縣焉追思十載兵間死生呼吸然求生未必得生蹈死未必得死封疆城郭之臣亦可以自壯焉故畧記之

李兆洛曰觀君所自爲記才畧志致大約可見矣於國事有所裨益於民生有所利賴雖所施未光要無愧於刻一官守一職者也惜其于馳驅奔命所至形勢及當時大帥行軍由折不能因事附著然存此而進退利鈍之致亦藉有以參核焉故可傳也

外祖奚蕉峯先生傳

外祖諱賓字曰朝居邑之蕉山下故學者稱蕉峯先生云考諱玠贈文林郎衡山縣知縣篤守濂洛之學輯古嘉言懿行爲物恒錄延名師課子督之甚嚴先生昆季三人仲寅官衡山者也季某早世先生生而誠曾刻厲讀書至忘昏曉夏夜苦蚊蚋被棉衣納雙足于甕諷誦輒達旦衡山君英敏常跳踉爲兒嬉見先生卽肅然衡山君以名進士令衡山而先生屢舉不第年六十始舉貢太學候選訓導未授而卒先生爲曹學庭學使堂[illegible]士後雷觀學浙江延先生襄閱試卷踰二年歸卽[illegible][illegible]

授徒不復出矣兆洛年十三四從受業於先生時先生年七十餘矣歲猶復五經一遍同學四五人講貫不少懈恐弟子不能記憶則取所讀本旬解旁注之復不能盡則列書其上方授一書已滿紙餘幅無有空者丙夜群弟子既息先生擁被披衣篝燈榻前手一編微吟恐弟子不得息也其嗜學汲汲若不及務深閎奧究尤研精四子書著四書直解大學中庸大訓易詩書直解蕉窗制藝千餘篇又選定史記漢書莊子離騷古唐詩皆手爲成帙生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六日卒乾隆四十九

年七月八日配白孺人與先生同年生先生之卒三月孺人亦卒子三人長堅邑庠生先先生卒次景川邑庠生次綺季女子子四人長適太學生無錫楊　次適同邑庠生劉思城又次卽吾母也又次適同邑魏書田孫六人瑛南峙南躍南叙南玖南吉南兆洛幼時往來外家先生方以一時名宿稱經師生徒滿席衡山君治劇縣有聲諸舅氏各攻舉子業亹亹進取子姓鮮衣繡裾問起居取懽笑者常數十人不數年而衡山君卒官又五六年先生及孺人同歲卒又數年而季舅氏及躍南

兩中表相繼謝世惟仲舅氏存年亦逾七十矣家業日
落歲時過從俳佪堂階無曩時弦誦聲矣嗟乎外氏之
世德甚覩見之而知之詳矣積盛而衰時數固然歟追
次行事知先生之後尚當有振起之者

薛賫塘先生傳

先生名傳源字賫塘晚自號小黃山樵先世自南宋翰
林承旨吳始居江陰代有隱德父某以孝行
旌門先生幼穎異工制舉業每試輒高等學使者如諸
城劉文淸公沈文恪公胡文恭公莫不激賞乾隆甲辰

應

召試被放屢舉於鄉不售以歲貢候選訓導道光元年卒年六十九先生形體魁碩望而知爲尤然有道之士也言語煦煦辭若不能任其聲而胸中磊落有用世志嗜學如不及未嘗一日釋卷其造就後進勸懇不倦遊其門者多取科名以去著詩文稿若干卷易詁商若干卷防海備覽若干卷讀史一得編若干卷擁書耳譚若干卷多服於世子清瑞濱步甲皆能世其業

李兆洛曰明嘉靖時倭擾東南江陰再被其毒

國朝乾隆中海濱亦有艇匪出沒先生乃遍求前代防海諸書權古今之異條措置之方成防海備覽兆洛少於先生十有六年居恒未嘗相見徒以學使按試時接几案得識面遂辱下問屢相過從每見必上下其議論求其實可見諸施行若有隱隱不能釋者當天下承平海內無警一書生悄然抱厝薪之憂聞者無不匿笑而艇匪旋卽撲滅患不及江浙先生亦窮老以終矣夫今之所謂學者揣摩風會講求聲氣幾幸利祿而已一身之患尚或不恤遑問天下此所以讀書之士愈多而緩

急可恃之才愈少也

莊西君傳

先生諱關和字有鈞亦字西君幼而聰穎十二三即善騎能釋轡馳驟十五工舉子業繼而爲窮經之學宋漢唐以來諸家斷以己意著詩說又從事尙書以爲堯典授時非深通星歷家言不能得其旨禹貢治水非深諳水土之性不能師其意於是治天官書及中西算法博覽河渠輿地諸書旁究風角占驗之術久之憮然曰象數絕學苟無師承弗能進也遂輟書未竟其業省試屢

爲不售弟文和官廣東羅定州邀君往州界萬山間民俗悍逋糧數十年不償胥吏往催則羣起毆擊官恐激變每容忍積逋至七八萬金羅定憂之君爲諮訪盡得其情蓋自鼎革後未核戶稽田一戶輒占田數十頃而分析其戶不下數十百家黠者賄吏脫所應納繼而轉相效尤至一二八合納全賦衆憤遂相約勿納君召諸生父老委曲開譬合遍告鄉人毋懼累如前曰毋貪小利隱漏遺後患各占實田列戶名後注某佃某戶田若干畝不占者同戶畢發之冊既成盡革增耗選錢諸弊

氏踴躍赴甫半月數十年之積負遂清未幾旋里閉門課子姪既而遭考妣喪配蔣孺人亦去世屢更憂患家益折閱族子振觀察河北延主懷山講席觀察沒君亦歸嘉慶二十三年九月一日卒春秋六十有九所著詩說四卷禹貢興利除害說一卷古本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雙州襍記一卷詩文若干卷

章君六泉傳

章氏系福建浦城當王閩時曰太傅均者有隱德生子十五人其後苗裔遍天下事具石林燕語太傅七世孫

雄仕宋爲宣教郎始居江陰其後世有聞者又十八傳移明寶應令節則君考也君諱亮攜字翼臨六泉其號倜儻倘節概既補弟子員鄉試見擯慨不快意棄而佐幕於刑名錢穀之事無不通曉勤力任事沉敏而毅又狷介不可干以私以故所主者無不推腹心倚之碭山令王明府臺尤知君君亦傾身爲之盡道光三年秋君里居患瘧王明府補丹徒令促君往君扶病就道丹徒衝繁君每事必殫心力若忘其病病遂劇閱月餘而返十二月十三日遽沒年四十六君之在碭山也值滑縣

教匪滋事滑距碭百里邑人請閉城王明府然之君力持不可曰居民耳目注於邑宰鎮定而撫安之猶恐擾攘閉城則遠近張皇且棄家奔逃奸民乘之竊掠蜂起勢不可止且貧民半賴城中粥廠城閉必饑食富室富民不支必爭鬭是釀亂也但嚴詰奸宄謹其守禦賊知有備必不敢來碭山頻年告災民無蓋藏賊無所利亦決不生窺伺王明府從之一邑獲安君之綜練物務大率類是

李兆洛曰今之佐幕漢之掾屬昔辟自州郡掾屬則臣

之佐滿則曾之友之漢之州郡往往仰成掾屬故有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太守岑公孝之謡而掾屬亦以此發名成譽致身卿相今之佐幕一任主者指揮不敢自行其意自愛者勤謹奉公而已黠者乃至欺賣而利之其任之者非耶抑其人之不古若也如六泉者庶幾有范孟博岑公孝之風者歟

西園楊先生家傳

先生諱新甲字振華一字艾山又字西園世居武進孟墅里雍正二年析陽湖今爲陽湖人其先自郡徙於鄉

系載失考諱申亭者其始遷也又三世曰栢文栢文生衡公爾公生思貞字文峯是爲先生考仍世耕讀稱清門先生六歲能詩比長益篤於學十九喪母哀動鄉里事父孺愉養志年三十六補郡學弟子員屢屈於鄉試比文峯公棄養乃棄舉業治經史所得益邃客以文行重於鄉從學者如歸市其持身慈和而伉直見義必赴家無中人資遇歲祲勸分賑貸常首倡里人有衣衾恤嫠諸舉無不與也宗祠壞鳩族葺之族有窮無歸者百計收養之常曰人雖無救人之權不可無救人之心但

視吾力以盡吾分耳朋友有過雖貴介輒面折之肯諾則恆舉其晝所爲夜必思省偶有過差或遺失雖寢必起集子婦而告之所著讀易管窺六卷讀史質疑十卷西園詩鈔九卷道光四年八月五日卒年六十有三子夢篆能傳其學金華張公作楠宰陽湖邑試得夢篆文亟稱賞首拔之詢家世知先生宿儒索取著述稱其詩有鐵崖西涯之風爲之序將爲之付梓而未果道光三年春先生携所著讀易管窺見示予始識先生其治易原本程朱而於漢儒消息納甲之說則深取之以爲

坤之東南得朋西北喪朋非此則取象皆假借其不爲殷守猶如是予未及答拜而先生竟歸道山矣復七年夢篆始奉狀屬爲家傳乃得悉先生立身大端謹詮次之以志私企云

稼軒費君家傳

予以道光三年主講暨陽費生浚源方應童子試奉贄入見進退愉樸視其文淹雅有法度問其世農家子也其年補弟子員將釋菜於先聖其尊甫稼軒携以來因旋謁予貌謙謹而氣和易陳說吶吶必依於忠信然後

知浚源所學之有自也頃之浚源客授于鄉不常見今年二月浚源齎經而至奉狀以請曰先君奄棄不肖浚源等矣以嘗得侍於先生也願求一言使子孫有述予因受其狀而傳之按狀君諱鐘字鳴遠

其自號也國子監生其先吳興烏程人明宣德時始遷江陰至君九世矣耕讀相承頻世清素父人法母龔氏弟銘鈺君幼而端重初入塾塾師爲講幼儀灑掃行立之節即拱手敬聽他弟子揶揄之不顧也比長媢嫉舉業以親老且寡兄弟慨然棄之而向田舍雜作事親也

謹治家也肅臨事也恪接人也溫處心也厚鄉里或爭曲直致憤鬭必就質焉得片言無不解釋者不畏強禦嘗曰理直則氣壯吾何餒於無理之人然不念舊惡其有所忿疾特惓惓欲引之於善而已睚眦之怨未嘗以爲忤也產不逾中人而勇於赴義修治祖墓繕葺祠宇彙纂族譜一不以諉於族衆或假貸而貧之量其力不能償輒燒券嘉慶十九年歲大祲君謀於里族多方勸分毀家以先之及發賑晨夕督視備極勞瘁道光四年歲祲亦如之邑令長知其志行深器重焉一鄉有公事

恒倚以集辦邑中賢士大夫無不奉手願交也延師課子必極誠敬脩脯之外常恤其家飢而饔飧寒而衣款曲周至於文學知名之士尤慕禮之如恐不及以故子若孫皆亹亹向學支行並美子四人江縣學生淮郡學生浚源縣學生河早卒漢孫十一人崇本縣學生邑令張侯舉君約正部給九品頂帶因集前賢訓語爲約正備覽一卷舉行惜字會爲會例圖式先儒訓言會約一卷道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配龔孺人毋氏之冀也與君同德適女誠勤織紝中饋操作省嗇而治

辦視饍之外止供師傅下飼田作非時賓客至頃刻饌具常如夙儲喜施與亦不責報其卒也先於君二十日年六十六

李兆洛曰昌黎有言內不足者急於人知予觀費君屬屬若無能也和順之氣積于門內忠實之行孚于鄉黨跡其修於身而信于人者與古之宏道下邑邪君式閭者何以異哉而豈與夫衒才智務機變之徒爭赫赫名也

明經張蒯堂傳

貧富之遇常境也而聖人難言之顏子屢空即爲庶幾端木子貨殖以爲不受命豈不以得失順逆甘苦憂樂之動人無甚於此惟于此能貞之而後此心可以確然有守此其胸次澹定殆有得諸天賦者不盡由學養焉江陰張君蒭堂家素裕而喜施貸不責券先世有積券悉焚之曰無使後人行薄德事以是罄其家至蔬食不給讀書課子晏如也閱十餘年其子勤敏能權十一稍稍復先業君賴以養而處之無異于貧時此與簞瓢不改其樂者豈有異耶性寬柔有犯未嘗校于倫理所係

必須身周旋之族有兄没而弟與寡嫂幼姪析產者厚餽君使合之君反復啟導繼之以泣其人卒悔悟里有以兄弟爭產搆訟競延君居間置酒與飲君集其兄弟婉轉排解卒不可怒而歸雨雪塗濘自橋躓于溪度無全理送者大驚拯之出身無毫髮損君因諭之曰此我欲全汝兄弟故汝祖父佑我耳汝不求自全祖父且亟汝可乎其人感謝卒復兄弟好親没廬墓喪畢後值風雨雪猶必往省張故有宗祠置祭田久而廢君爲復而恢之族貧者歲有贍四世祖壟輔毀家賑饑以此大其

族子姪藉衍君故於歉歲捐賑尤盡心力孝廉章世纒君姑夫也君少從問業會病需葠貧不能辦偕君往省問之立解裘質庫易葠以供而自擁破褐歸途遠縣害因得狹疾幾殆君之次子星煥肄業書院多藝能亢爽可喜爲予述君之行甚具問其里之人僉云然故傳之大抵君之見義必爲也甚勇而將之以至誠他善行甚夥或常人所能故不具書君名　字

江陰縣學生

嘅優行卒以道光九年月日年若干君平時每夢見神人與之語或延爲椽屬君不應其沒也既闔棺有異香

從柩出云

德陽縣知縣吳君傳

君諱經世字捧日自號曰秋樵錢塘縣人其先徽之休寧人國初始從錢塘者曰敏惠有德於其里里人至今稱焉子夢鼎順治中舉賢良攝蘭陽縣事禦寇不屈死賜蔭恩騎尉夢鼎子曜廣東惠州府同知曜子觀光隱德不仕是爲君曾祖考祖考維烈邑諸生考顯乾隆巳卯科舉人遂昌縣學訓導贈朝議大夫子七人君其三

也英爽通亮家貧棄舉子業佐幕歷遊閩越齊魯人爭延致之君伯兄昇後官夔州太守者方以大挑知縣分發四川招君往當是時白蓮教匪蔓延川楚間軍事旁午大帥有知君者力辟君乃以投効例入軍需局為總理始分設糧餉兵勇軍裝軍火諸局分員司之條定其規制無不中機要軍府奏請常由君定議累官打箭爐同知照磨嘉定府經歷招軍中未嘗受事嘉慶九年大功竣保舉在事出力第一奉

旨以知縣儘先補用會訓導公棄養奔喪歸服闋補四

川綿州德陽縣知縣君既綜練吏治所居無留獄無冤民尤加意扶植教化縣書院久廢爲之葺治延名師倡導之修輯縣志甄旌善良以勵風俗中間一調署鎔連縣事引疾歸卜宅橫河之濱優遊林泉不與冠蓋接聲氣道光九年五月卒綜君生平年三十二而履兵間四十四而得縣令五十五而致仕其卒也年六十有六耳君負絕人之才煩劇叢鉅之事隨手輒辦又耐勞苦手批口答窮日夜不言倦至以此致疾終不以此見德於人恂恂退讓名與利所在先人後已無競心無遽色而

臨事耿直不能詭隨在軍中時報銷軍需銀累數千萬未嘗有絲毫隱飾大府伏其才心不樂也十年而得一令竄山中在德陽又調辦防陝軍需局馳驅況瘁卒無復振起之者而君之意慱甚自得所在稱治所去見思飄然懸車甫逾強仕其於進退豈不綽綽有餘裕哉子爲樹邑庠生候補縣丞君之從子存楷與兆洛同舉禮部故獲聞君之行而傳之

李兆洛曰才之生以爲時也當於用而才之非其時則非所用而莫之知可勝道哉當川楚煽亂戎馬倥傯六

七年中徒步取通顯者幾輩矣固其才足以自致抑適丁其時而後能致焉然有中道而顛躓有高飛而折翼蘇文忠公有言非才之難所以自用其才者實難如君者何其出處之雍容也

候選縣佐鶴溪祝君傳

祝氏仍世爲江陰方雅族予已具之祝子常聘君行狀中鶴溪諱朝縉又字雲卿聘君從父也祖時發考晨皆縣學生君生十五年而孤兩弟皆幼母從祀節孝祠王孺人撫以立少敏異工文以拮据門戶廢舉子業備

嘗趣哲因熟知人世情僞而辨於義利之介處事兢愼
從容中節高曾以來以禮法閑家鄉黨矜式君承以祗
肅誠敬流於天性見之者油然自化焉以不獲自竟於
學課子爲之擇師而循循以身範之皆克自樹立以昌
於後生乾隆乙丑十月八日卒嘉慶丁卯十月二十三
日春秋六十有三配嚴繼配吳勤勞婉娩誠厚之德實
媲于君卒道光庚寅五月二十五日子四人長陛芝次
陛芸次陛荃次陛蓀陛芸縣學生績學力行表綴黌序
已以行優選貢于朝矣

李兆洛曰君子之道務於躬行盡求在我者約而鮮失求在外者虛而無成舉世營營競于功利徒鶩文藝爲進取貲而此身曾不之問卒之名實交喪身没而無聞誠可惜也惟君有志於本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豈不謂君子人哉予與聘君契厚又申之以婚姻見子顧實受業於陛芸其於君言行熟見而備聞焉故敢總述質行以信於後嗣

青亭承君家傳

君諱選字衡銓一字青亭援例布政司理問生乾隆二

年十二月八日卒嘉慶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年八十卒十有四年而君之曾孫培元狀君之行請爲之傳曰培元之生先曾祖年六十一矣又十九年棄養而培元祖父並先卒僅從諸父及親長故舊得聞行誼大略條記而詳次之願得先生一言無俾後世無聞也承氏系東漢祭酒宮南宋時有伯肅者始自真定徙毘陵五傳又自毘陵徙江陰至君十有四世祖王命考範皆贈儒林郎母許安人君年十三而孤弟繼和僅六歲薄田數畝屋不蔽風雨君撫弟事母棄儒而賈賈輒羸乃搆

屋以居益恢其業建祠宇輯譜牒隆然秩然又捐田數十畝爲義塚而讓善於母氏制府中丞學使皆給匾以旌之江岸潰於潮墊者多暴骨沙際君募人能檢骨全具者與錢千甕盛而埋之義塚無算邑有公事濬河修橋未嘗不董其事董荒賑者凡八月寒暑任勞劇解糾紛濟必實隷讀不旁誘破多金于人所不知而不吝事已無德色尋常遇艱厄飢而食寒而衣死而棺如恐不及稱貸者度不能償輒焚券友于弟弟亦能相贊助終身不異財頎身傑聳語不妄發晨起必肅拜祖祠乃治

家事出經祖墓道雖紆必拜墓下而後行尤加禮士類延師課子忠敬久而不衰暇輒閱先儒語錄時時舉以教子孫能子平青烏家言未嘗爲人言也許安人之没也在殯而鄰室火勢且逼君擁柩而號風爲反室無損焉將殁集孫曹語之曰處世待人一以忠厚此我生平得力處汝曹識之配徐安人敦素篤惠齊于君自約豐敬莊一節後君六年卒子一惟寅授職府同知孫四沛縣國子監生景祺國子監生出嗣弟之子錦江庠生榮曾孫九培元其長也

論曰劉邵有言器能之人以辨護爲度故能識方略之規智意之人以原意爲度故能識韜諝之權如君者殆近之矣不憑藉而建樹恢廓不遊俠而施爲寬通不儒書而細行醇謹讀君狀畢然想見其志致氣量雖隘於鄉里而其浩浩落落之概得不謂一時奇偉人哉培元嘗從予遊愉厚知進取君之澤有延之者矣

魯鳳翔君家傳

君諱學成字魯鳳系宋工禮二部尚書昺著論語疏者也曾孫肅以通直郎守江陵軍有惠政其去也民於九

里河干建生祠立碑紀德端平三年壽子凱由朝散郎復知江陰軍迎通直就養改祠爲別業而居焉通直朝散均殖學授經從遊甚衆一時稱兩邢夫子名其所居巷曰邢泗比洙泗云自是遂占籍仍世耕讀明洪武初曰大章者舉人才第一太祖徵不就自大章十二傳至曾風父鍾泰生二子曾風其次值乾隆乙亥丙子歲大祲失其恒產曾風復喪母伯兄携妻別居而曾風獨與父居逋累日積鍾泰故狷潔不欲絫毫負人曾風乃習會計得餘潤以奉甘旨且償宿逋丙申八月鍾泰無疾

而逝曾風為孺子慕哭無時擗踊無節數旬而雙目枯遂失明鄉黨稱孝焉曾風居心誠篤才力幹練為人所信倚又明于因時用地之道業日益隆起迎伯兄與其嫂仍還同居伯兄死恤其遺孥弱女無不至負於人者為之償後復以一孫為之嗣曾風年逾四十無子其妻李為之買妾問之知其有夫且有子方在襁褓即居之別室而謂李曰買妾冀育子也已欲得子而離人之母子可乎召其夫而歸之不取聘財且厚資之使得自活明年而李舉一子季素多病比其産也無災無厄人咸

以爲吳曾風雖以艱苦致豐裕而於用財無所恡人有急難無不拯也邑有善舉無不贊也鄉里鬭爭非曾風不平抑强扶弱不避嫌怨故旣沒而人稱之不衰生乾隆十六年四月卒道光七年正月年七十七配李氏與君齊德事衰翁恪敬常得歡心居嫻忘其勞處豐未嘗逸曾風孜明孺人拼擋家事能當其意家無廢事事無遺禮亦其所以自淑也生乾隆十四年三月卒嘉慶九年二月年五十五子一鈺例授布政司經歷恩撫子一周先曾風卒孫十人鈺出者七周出者三曾孫九人

李兆洛曰宋史袁韶傳曰韶父為郡小吏五十無子至臨安置妾既得而問之知為故太守女父歿家貧鬻身以歸葬也即送還之其母盡以貲財裝之歸語妻曰無子命也若有子汝豈不育而待他人乎明年遂生韶貴有賢行仕至浙西制置使此與曾鳳之事豈有異乎積善之慶昭然不爽無可疑者曾鳳他行事其忠厚多類此始娶乏嗣繼乃孫曾盈前宜哉鈺之子宗灃肄業嘗院故予知其事甚悉宗灃能文而恂謹有立志光曾鳳之緒者當在於是故為之傳俾其子孫無忘先德焉

錢鑒遠傳

錢鑒遠名士鏡無錫人貿遷於江陰遂家焉父魁文生三子鑒遠其季少頴悟能讀書父母旣歿家中落棄學而賈克就其業日致饒給然不肯自私所有必以致宗人之在錫者錢故武肅王之裔也宗人葺王祠鑒遠貲僅中人竭力捐置田畝蓋繼文有此志而未就故鑒遠成之焉從子璧有失業無恃者視其才之所可造而造之大小各有成就族鄰以緩急告必爲之謀量力資助焉凡恤孤濟困造橋修路掩骼埋胔之舉目所接力所

及者必爲之里人稱長者子浩能守其業而闊達如之延名師課子盡其敬孫雛樾維楨皆補弟子員矣亹然進取所至未可量也

李兆洛曰柳子厚傳宋清以爲清之取利也遠又曰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夫清以售藥善而不責償多焚券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而所焚券者所善遇者或至大官饋遺清者相屬於户以致富厚嗟乎柳子之言淺矣而其意至

沉痛哉夫窮困癈辱何如饑寒迫身生死呼吸與之善藥何如施以衣食分以財用而其取利之遠也如此則好善不倦推解以濟人於厄者其為報當何如也蓋必有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者矣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非獨異於市人也豎遣其異於市人者乎食其報者其在維樾維楨矣予拭目俟之

月村龎君家傳

君諱榕字恭茂號月村先世以元季時自吳江徙常熟遂爲常熟之西鄉人仍世清素父文源字直夫有志行

生二子君其仲也少習舉業懼墜先緒乃理農桑勤治生妻陳能佐之家以日起積而能散于義所當爲揮多金未嘗吝舉宗之飢而待以食者寒而待以衣者男女之失時而待以昏嫁者孤嫠之無恃而待以成立者不勝數也濬溝渠以利農畝捐逋租以惠貧困置墓田以豐祭祀籌之必周赴之必先閭里賴之事親盡孝謹直夫治家嚴肅子弟稍有違犯立訶譴而君未嘗少忤意母氏陳以疾淹床蓐君侍湯藥朝夕在側者八年衣不解帶者三年虔恪如一日也母歿猶爲孺子慕哀毀求

學亦隨廢焉其教人也必于敦本務實延師課子不令其出塾門一步視其才之所任而成就之卒年五十三嘉慶乙丑七月二十一日也子二長煥若國子監生議敘從九品燦若縣學生孫五人元瑓國子監生元堉縣附生

李兆洛曰自科名之路開學者溺榮利舉世遂以此相誇耀庸言庸德聖賢所亟亟者莫之顧也以爲此特鄉黨自好者而已嗚呼成周六行之教盛漢孝弟力田之科其不可復覯矣乎士固有不修于家不善於鄉黨而

可以自命為人乎而況于長人者乎士大夫都通顯盛文采者幾輩覵麗君無媿色也燦若久餼於庠鄉試屢薦不售發中推能文而奉謁介予友請從予遊予辭之不獲則與其兄子元埥負笈來暨陽皆恂謹有法度攻苦求進取燦若奉君狀請為傳以信家乘距君之殁蓋廿有二年矣觀燦若之嗜學如此則君之所以修于身而教于家者可知而君之乖補未艾者亦從可知也故掇其狀而傳之

賢令黃君仁山傳

費與宇仁山湖南澧州人少孤以四庫館謄錄敘縣丞分發浙江補烏程丞丁母憂服闋發江蘇補金壇丞金壇多山而不墾旁邑民或賃其山殖雜穀架棚以居謂之棚民勤而嗇所生者饒因招朋類長子孫至數千室土民侵之積不相能藉其人衆力饒相保守以禦侮習爲常或訛曰棚民反矣將以某月日刼縣官旣誓衆而授兵矣訛聞巡撫駭立檄知府參將集兵勦之君謁知府曰事無端緒妄言安足信卽實有之緩則解急卽生變禍及無辜矣請與十日間得當以報乃微服歷山棚

蔡之棚民聞有兵至果相集爲旅拒計君語之曰若本無死法謀旅拒卽無生理吾縣丞也聞上官將坑汝故挺身來若等但安靜如常卽兵至無妄殺人理吾爲若保可無患丞故信于民皆羅拜曰謹如約君馳白知府曰棚民不反知府變色曰事幾不可失卽有變丞任之乎君曰丞死且不足塞責願質全家以保之事得已棚民帖然新陽令以罰略論撤君署之前令以肅金糴米充漕而徵錢於民以償之民不時納君核所徵溢於值因減之而諭民急輸數日畢集卽分項爲解司無絲毫

屬前官脫然巡撫汪志伊知君能擢吳江令吳江漕號難治士豪挾官長短而分其贏謂之漕規胥吏緣爲奸剝下戶大困君至平其收免下戶皆悅而巨室洶洶君擇其最者縶之豪曰我紳也君笑曰我亦紳可與爾同縶命借縶以訴巡撫巡撫怒將嚴治之豪乃懾服邑多博徒土豪擅其利而吏胥爲之窟穴邑子弟多罹其害君廉得實因行縣偵所嚮而急擒之縣故水國港汊交通盜憑爲藪君悉出不意擒數十人悉按遣之閭閻大安署儀徵合縣産鹽多官權大梟因緣爲私君緝治毀

其巢夾江爲鹽艘所泊久淤而舟楫不通田無灌溉君立疏治之民便焉補桃源令縣僻而瘠民苦治生難每自戕以陷人或藉死者誣人逼之黠民爲之主里魁証成吏胥樂禍獄之不竟者百數君徵擒㸃魁嚴治則皆遁乃立追主控者按原檢鞫之一日而獄皆竟訟繫一空或報殺傷人則輕騎立往減省役從躬勘其狀按當罪者絷之無旁逮者任三月星吏議去君仕江左三十餘年一丞金壇一署新陽一令元和三令吳江一令儀徵一令桃源所至有惠政所去見思儉約自守直道不

屈子繼棠候補江寧通判因家江寧家居課子孫著家誡又十餘年道光十五年閏六月卒年七十七

李兆洛曰令長古稱親民官今之官非能親民也親吏胥而已吏胥世其業而令如傳舍卽有民事必假其手市魁猾駔吞嚙懦弱令不能知吏胥乃假虎巫彪鴟攫蛄嘬擇肉而噬無不被其毒者令或恃以乳哺或傅以羽翼視民如讎民從而讐焉尚何親之有哉君涖政一於誠愛能將之以果確銷患於未形扱奸於已固當幾而斷出以從容斯無愧於親民者矣論者多言令宜久

任應得發舒其志意特爲官人者言之耳君服官三十載實涖事不及二十年乃入徙其地可謂不久而所涖皆能得情未嘗求赫赫名亦不爲煦煦惠常若及人者有無窮之利焉望雲覓得膏澤豈在久哉設誠而致行之故也

愚溪薛先生家傳

嘉慶乙丑之春予以會試赴都下晝水邀予共邸住邸舍小凡畫水所見客予往往見焉因得見愚溪先生穆然清眞若不可得而親踈也時先生已自部郎

簡放湖南知府將出都矣其歲九月署永州府明年奏
署常德府越一年緣仙鶴林案詿誤仙鶴林者湖南提
督也提督故駐常德戊辰歲
睿皇帝誕育皇長孫僊奉摺賀
睿皇常覽之震怒逮僊并究屬稿者仙以常德守對并
逮之而先生實不與知特書記石某為點定摺稿數字
耳軍機會訊當仙軍臺而先生擬城旦門生故人為之
納贖鍰乃得歸蓋
純廟諭旨不立太子但貯名正大光明殿匾中以為定

制而摺中用少海前星諸典憲其爲覬覦窺伺之萌故
懲之也先生諱淇字應纍乾隆丁酉科舉人丁未始成
進士分部得吏部文選司補主事量移考功司嘉慶二
年升文選司員外郎六年升郎中掌稽勛司印擢通州
坐糧廳差還以俸滿保舉
旨發往湖南以知府用先生在部十八年釐丁內外艱
南北奔馳哀悴交集痡瘏不支黽勉在公終歲已甚而
力持崖岸絕請謁臨事則恪守例案持論平允同官嚴
憚焉其守永州常德也聽斷以情必躬親之擒治大蠹

平反冤獄事皆在人口乾隆甲寅山西副考官嘉慶丙辰會試同考官皆以得士稱既去官優游田閭誘掖後進如未第時歷主東南講席以素貧藉修脯給朝夕也道光十五年卒於里第年八十有一門生廣東巡撫祁墳爲志墓之文足以發揮盛德矣令子大榕復以家傳屬予特追記相見之雅志欽仰之私焉其系牒子姓及歷官之詳著於祁中丞志者不敢復贅也

李兆洛曰先生自撰記年一卷於幼日艱苦歷官坎坷備詳之矣先生之心和正以廣不爲谿刻之行不求赫

赫之名澹泊自處終始一節使移懸車之歲月爲致歷
之措施庶幾哉惆悵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矣一
斥不起又非其辜豈不惜哉兆洛以道光二年來主暨
陽講席邑中前輩之里居者皆幸得見之獨先生積十
數年未嘗一至邑中故雖有一面之緣而曾不獲再見
則又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劉季陵之清高也古之鄉先
生沒而祭於社非先生其孰當之

候補知縣楊君公兆家傳

予以癸未歲來主暨陽講席獲交其賢士大夫始識楊

君容兆氣清而竦寡言笑言必毅然有守居于鄉諳究閭里利病所陳說簡而當理確可施於用予心識之以爲此異日賢有司也乙酉舉於鄉己丑成進士引見以知縣歸班候選既歸靖江令延之主講正誼書院啓迪多士勤而有方前後三載以涉江之險有戒心遂辭不往惟閉戶課子以書籍自娛充所學以需世用而遽歸道山年五十七耳道光十四年也君施於家孝友肫摯父封文林郎諱鳳岡享年八十有八及見君之通籍君終其身色養左右致其婉愉沒猶孺慕母朱孺人疾且

堇君顧天願減己筭以延之疾尋愈復孝養者數年曾祖母徐孺人勤苦紡績積貲以剏建宗祠君闡揚遺美且呈於部得
旨建孝婦坊入祀節孝祠上有兩兄愛敬臻至白首無間言暘氏大宗在無錫君爲釐訂支派互相考稽手輯本支圖譜補前人所未備其施於鄉學之以誠信鄉之人事無大小咸取決焉事有利於人者無不爲也所居曰蟠龍山溪流環之亦以山名綿亘數里田者皆資灌漑久而淤君率鄉人濬之計畝屬役不失尺寸人皆樂

趨事既成利甚溥里有惜字會置田為經費司事者叢獘君移建於文昌祠旁為規約擇人而任之益增其田節省有餘為轉以給貧者辛卯癸巳頻年苦潦邑濱江地卑苦尤甚令以君董賑事于其鄉區畫精詳無失所者米價翔踊則勸富民稍捐升斗而積之擇極貧者給焉無不周至大府彙其事以上凡再奉

旨議敘紀錄焉其他見義勇為多類此君諱夢松公兆其字晚又自號聽菴配繆孺人淑慎宜家子二應渠應麟皆從予遊君卒之二年二子奉行狀以來曰家方輯

譜願有述焉爲宗秉光遂按狀綜君之行誼次第之以爲其家傳焉

李兆洛曰予始覘君當爲良有司業僅得之可以展其所抱矣而年顧不待惜哉然今觀其設施者眞良有司也足以利人及物久而不除嗚呼所及雖小是亦爲政復何憾哉

公覲嚴翁傳

翁諱昭字公覲姓嚴氏世望於富春後徙蘇之甪直元季避兵始遷無錫之懷仁鄉黃梅山下相傳莫天祐屯

兵焉士人謂之綦門曾祖璘祖學考智仍世應德智字
子周生子二人長曰明次卽翁也女二人一適諸一適
龐翁幼負奇氣不逐羣兒隊長而倜儻有大略摯於孝
友子周嘗病醫言不可治翁私刲股肉羹以進而兄明
亦私刲臂血以和藥龐氏女亦如之三人各不相知也
子周病旋愈盛暑脫衣見肘及痕宛然乃各言其情戚
黨驚歎子周勇於義中壽而歿所施設多未竟其志翁
奮然成之家世農田勘儲蓄翁治產積居量廢貯與時
逐觖練達物務業日益廣族自始遷迄於今五百餘年

雖有系稿以時纂續未經修刊家廟自子周倡捐祭田存爲修葺費僅百畝有餘不足贍族翁則條緝譜系辨其昭穆遠近秩如付之刊刻譜既竣集族之好義有力者捐田百餘畝以已田爲五百畝又廓治祠宇督建莊屋條具成規令世世可守嘉慶甲戌邑大旱邑令勸捐賑以懷仁一鄉屬之翁翁首捐以倡董率有方民賴以濟事竣有司以名上蒙

恩賞從九品頂帶道光癸未潦亦如之蒙

恩賞加一級癸巳久雨成災亦如之蒙

恩再加一級先是壬辰歲淮陽水災民就食渡江者無數今議所以安輯之者翁倡議遷者給費留者贍養病者醫藥死者棺轊而捐貲以倡其事事畢擧縣將上其名時翁年已老請以孫承祖名聞亦蒙

恩賞從九品頂帶凡六董賑事惟公惟慎萃心胥洽辛勤至矣而未嘗自言又以其間修將圯之橋施寒者衣貸佃者粟凡邑中有善擧無不與翁洞於人之情僞有疑難輒爲剖析遇忿爭必調停之以是非來求平者屨常滿行此者四十餘年年七十五卒道光十四年也配

華氏無出側室惠氏生長榮德聲德聲殤長榮亦早卒遺腹子念祖翁先嗣明子楚賓生耀祖承祖繼祖歸本宗承祖卽蒙

恩賞從九者也奉翁狀來乞爲之傳

論曰周官之治特詳於鄉爲教化所自起六德六行六藝謂鄉三物又別爲鄉刑以糾之其設官亦自鄉始比長爲下士累至州長則爲中大夫所謂出使長也人務治身榮由行致天下之治於是舉矣漢失其意鄉置三老孝弟而不分所職但時賜之以爵自爾以還風欽敎

敬王彥方蕭道賜之流以布衣名聞一世而上之人不聞也惟宋徐耕以歲旱願分千斛助官時論比之卜式詔書酬以縣令而同時東海嚴成東莞王道各以五百斛助官賑卹又無聞焉則優借太饒軌訓未一也朝廷型方善俗有善必甄凡輸家助公者皆視其所出之數酬以品階爲之定限止榮其身不任以事蓋準漢賜爵之意而參以周官興能之義焉翁既趨義若渴能爲人緩急又內行淳穆敏于應務爲人情所歸固王彥方蕭道賜之儔非第徐耕比也而得以三命之榮聲施

里嶽亦幸會其時哉沈約稱身發溝畝之中非出譜牒之下事隱閭閻無聞視聽昭被圖篆百不一焉亦烏可不采綴湮落以備史闕乎哉

岱峯沙君傳

江陰封文林郎沙君岱峯卒之二十六年其子德培心培奉行實以來請爲傳沙氏於古無可考宋有宜州太守世堅始著於史明洪武中武略將軍襲千戶曰原德者知江陰軍遂家焉十一傳曰凱是爲君曾祖考祖考廷楨考時行仍世隱德君諱旦勲字贊周自號曰岱峯

生十五年而孤謹厚寡欲好學深思爲文章求諸身心以達理致行爲務試於鄉而不售贅於陳其婦翁官山左以近畿輔入成均就北闈復屢躓援例就縣尉常遊燕豫齊魯間佐幕府治官書諳悉治河方略當事者爭羅致之嘗佐其舅氏築要工立奏績未嘗一言矜之成河務稽宜二卷心切濟物旁通岐黃博求異方購藥以施人經療治者應手愈欲建義莊以贍同族而力不逮恒歎然屬其子志之毘陵徐柳塘觀察河東知君最深嘗曰諄摯和易不爲奇異可喜之事守分循節縱去任

氣矯俗之情未嘗迕於人人亦莫之能迕沙君之行也識者咸嘆爲知言君卒以嘉慶十七年年四十八配陳孺人子德培廣西試用從九品心培浙江黃巖縣知縣道光十四年君以心培官受封塟浙江仁和縣臯亭山北之楚登山

李兆洛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而已以君之材施於事沛乎有餘矣而卒其所以信於友者祇此和易之真所謂相見以天也所謂反身而誠也以施于事不以才見而以德動之矣豈不沛乎有餘也哉心培

合浙江善於其職庶幾能繼君之志者哉

愼之沙君小傳

予主講暨陽十六年矣老成之士大半垂白屬意少俊如夏生忍庭吳生冠英其矯矯不羣流俗者皆爲予言沙生愼之志學多伎能自守若處子不肯妄過人沙君諱念祖泳亭子也予與泳亭善嘗爲題詩稿意可因泳亭而見之未幾泳亭歿又數年愼之亦逝予深慨焉今年秋忍庭冠英携愼之所作書畫幷詩尺牘稿示予屬爲之傳因爲道其生平志趣之概云愼之荏弱多病而

勤學勵行不以病輟常以不獲交益友共切磋若戚戚
不自得者既得忍庭冠英則甚愉快意若益發舒深自
期許以為文詞藝事不足屑屑為者而豪翰間出之輒
高雅絕俗非有所師喜游覽擇山水佳處攜羣往輒竟
日靜專好思過事和緩無傖楚氣亦不為吾展容人無
不親而愛之者少侍泳亭官石首已能學畫蓊中事泳
亭嘗奉檄解運駁船值事𢌿𢌿還家集貲供餼費擧一
僕日夜徒步疾走往返極悴不以為苦嘗言偶泝湘遇
風舟行駭浪中瞬若飛鳥念死生在呼吸頓悟身世空

相娶楊氏愛敬甚篤以體孱故常獨宿于外某月日自經於牀晨不敵闔奴竟入乃知之其鄉人聞終夜擾攘若相搏鬭者焉余曰悕悲矣才足以幹事藝足以成名又得合志之友相與朝夕家饒於貲不憂俯仰優游暇日吟詩倣書丹青閒作可以自適其意世固有徜徉人間不受羈勒爲樂若此者乎天故靳之鬼物得而侵之遂與王文考李長吉同其摧折也余嘗謂長吉玉樓之召特好長吉者之飾辭爲知鄉人所聞之擾攘非半空鸞鶴仙從充庭而特以嬰纏頓釋解脫之眞耶長吉之

死也所知投其作于涵愼之之死也二三知巳相聚悲慨追輯遺跡思永其傳夫天之好惡不與人異余轉疑長吉赤虬持板未必真死而文考水仙愼之懸解乃其蟬蛻濁穢之實相也以此自解其悲因書以塞二君之悲云

養一齋文集卷第十五